

年卷

期

3

5

第

第

三卷 五期

算

友

曾老何樹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五期(即28期)目錄

易卜生的「伯蘭」

一非

中國革命與國際現勢

從予

現代的文學(中)

日本上田敏著

嬰行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之反應(上)

江紹原

英國農民的政治運動概觀

周憲文

時代與超時代

陳醉雲

大題小做

波格達諾夫去世

陳雪舫

應時小品

江紹原

立正——別忙走

開因

旋風

康農

往事

禮智

——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

下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定價

每冊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冊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三十二冊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三

電話西一八六四

嚶嚶書屋發行

- 本代 開明書店 樂東圖書局
 處派 (兼代定) 新月書店 亞東圖書局
 處 光華書局 春野書店
 南華書局 協謀圖書公司
 現代書局 友誼圖書公司
 的書店 豐文書局



像 生 卜 易

易卜生的「伯蘭」

一非

我也曾逐當時的國內「思潮」讚美易卜生，用我半通不通的英文讀他的幾種劇本；那些討論社會問題的近代名戲，什麼「人民之敵」，「羣鬼」，「娜拉」，「海上夫人」，……略會過目。怕因我的膚淺，也因我的年齡，這些社會上的大問題在我似是十分遼遠而不切於我的目前，所以易卜生的這類劇本，為當時國人所津津樂道的，實沒有許多什麼留給我，我隨衆人叫好而已。有一次過天津，經西書舖，看見一本「伯蘭」(Brand)的英譯本，照名人的作品總可靠之例，我花一塊大洋，據這本書於行篋中。久久未閱，因看是詩劇，自己英文不高明，怕不懂之故。來法國之第一年，初學法文，無書可讀，偶然取出這本書，淡淡的翻開來看，意在消遣，不敢有別望。及數葉，覺無形中有一種勢力催促我，幾乎鞭策我，要我快快看下去，我不管文句上的細節的不懂，我一直不停的讀完。我當時的感想是下面的簡單一句話：「這就是我希望中的近代大戲劇家易卜生！」

忽忽數年，人事的劇變，心理的潛移，一切一切都忘記在半明半滅的情形中；舊事與我似無關，易卜生名字，「伯蘭」一劇，自然也冷淡了。但是，這劇的靈魂，在我又是易卜生理想所寄託的這句響雷般的話：All or nothing (全有或毫無)，永未從我的思想中消滅。不特永未消滅，而且久而愈顯愈深，連帶而「伯蘭」的名字，而易卜生的名字不斷的在我腦海中重現。

要有則全有，沒有則毫無，幾分之幾，折半，固然不要，即百分之九十九，或千分之九百九十九，苟有一絲一忽的不周全，都要不得！要完全達到理想，有半點不到，犧牲一切，犧牲這個理想，亦有所不惜！這種毫不退讓，毫不調和的精神，是不是附在我們身上所最缺乏的魔鬼？尤其是，是不是附在一切中國人身上所最缺乏的魔鬼？什麼都是魔鬼——稱為上帝或神仙亦無不可；我們，我們中國人，幾乎身上只有退讓調和的魔鬼，這是中國人的好處罷？我不曉得。但我讀「伯蘭」，我大歡喜看見這位不退

讓，不調和的魔鬼，我大讚歎易卜生放出這位魔鬼；當時血氣方剛，年輕暴躁如我，自然要呼出：救我們，救我們中國，必得這位不退讓，不調和的魔鬼當位，必得這位鬼王在國內縱橫馳突，方有一線的希望！

人不能完全尊崇崇拜這位魔王，這是人的缺點；他更爲中國人所深惡痛絕，「全有或毫無」，在中國人，真是「何苦來」，折半的中庸，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退讓，是再好沒有的處世妙法。中國人是如尼采來作他一種著作的標題：「太人的」了；中國人，理想高不及幾寸，眼光遠不到數尺，貼地的，靠邊的死死把住，「太人的，太人的」誤盡中國人！「伯蘭」是對症藥，是刺激劑；我久久等待中文的譯本，但今尙未見。

今年是易卜生的生辰百年紀念，歐洲各國都在慶祝這位大戲劇家；我無意中在報上發見著名演劇團 Pilsner 有來里昂排演易卜生的「伯蘭」的廣告，窮而不喜歡看戲如我，這次亦要破格了。Pilsner 劇團演員的藝術是有名的，用不着我瞎贊，且我非行家，人云亦云的叫好實是多事。我看過「伯蘭」後，倒想乘這個機會將這劇的內容，略爲一述，償我數年前對這劇的讚美的債務。

「伯蘭」是一本五節的詩劇；在一節一節的敘述之

前，先對於劇中的主人伯蘭說幾句。伯蘭是一牧師，懷一種很高的理想，而求將其實現，但這個理想是什麼，即伯蘭自己亦不太清楚。倒是他十分明白他的仇敵是什麼，他的唯一的，最大的仇敵是調和，是退讓。因他的這種毫不調和與毫不退讓的精神，他要與一切所謂世間的，一切所謂人生的，搏擊，奮鬥；這樣的一種苦戰，自非犧牲不可，絕大的犧牲，不單犧牲自己所有的一切，而且犧牲自己！所以這本劇可以說爲「殉理想的犧牲者」或「殉仇敵的犧牲者」，理想與其仇敵，不過是同一事物的兩面，許多人不明白自己的仇敵，所以沒有理想，有理想的人，必見其仇敵。想有理想而成大事，請先攻擊你的仇敵，仇敵破，理想現，而大事自成。當知世間有如戰場，人生由無權的戰爭所合成，於此而退讓，實唯一取死之道；必要犧牲，方爲最上之光榮。我們且看伯蘭的不斷的奮鬥與其犧牲的犧牲。

第一幕，伯蘭手杖背囊行於他的故鄉冰雪堆積的崎嶇山徑間，這是濃霧彌漫而欲雨的沉暗朝晨。一個農夫和他的少年兒子走在伯蘭之後，呼喊伯蘭，遂相談話。農夫問伯蘭是什麼人，伯蘭答：「我是一位大人的使者。」「他的名字是什麼？」「他的名字是上帝。」農夫看見山路的

多險難行而止步，他的兒子又從旁慫恿，他們要回去，且勸伯蘭莫再前進，伯蘭反詰他，不是他的女兒在海港墮及死門，要等他救援嗎？農人終怕危險而不肯前行，情願給自己的女兒，而且家中還有妻子呢，伯蘭問他願不願將他自己的生命換他女兒的生命，農人驚嚇的答：「我的生命？我親愛的，良好的先生——」農人與他的兒子回去了。伯蘭向前，到較高處，對着農人去的方向喊道：

「……呵卑怯的奴隸！你若能起一滴的願力，而你缺乏力量，我願負你在我的背上：我疲倦的背，我出血的足歡喜的應你的需求。但幫助對於這種人是無用的，因他當他而不願救！……生命，生命！……這些好人與他們的妻，以那一種價格抵他們的生命！若要生命，親愛的生命，即救濟全人類的事業放在他可憐的肩上簡簡單單的下人也駭怕。若單留下生命，親愛的生命，他們滿心願意的拿出所有來。」

伯蘭開始其負有的使命而實現所懷抱的理想初次所遇見的是人類的卑怯。淡霧漸散，陽光射來，一對男女現在伯蘭面前。這對戀人欣喜的，輕佻的正在調情，是一對未婚夫婦，男名埃索爾，女名亞尼斯。伯蘭與他們對談，看不慣這種浮薄景像，要走了。埃索爾忽然認識伯蘭，他們

幼年時同學，兩人乃重複談話，敘過去的舊事。伯蘭想搭埃索爾的船到某處，埃索爾說這是他們的婚禮船。伯蘭聽說結婚，說他搭這船要到一個地方，非為結婚，乃為葬事。埃索爾問葬誰，伯蘭說：「葬你們所十分驕傲的那位上帝。」埃索爾說伯蘭發瘋，病了，伯蘭答，現在的時代確是病了，需要救治。這個救治是改革信仰，將古老的上帝埋去，立起嶄新的上帝來。伯蘭乃歷數他的上帝與衆人的上帝的不同，埃索爾微笑問：「你想改造時代嗎？」伯蘭答：「我願！請細聽；我曉得很確切！我，我生來是冒險為這種戰爭，為這種慢慢他根的創傷的療治的！」埃索爾打斷他的話頭，說要走了；伯蘭往北，埃索爾朝西，互換幾句尖刻的譏諷話，兩人於是分手。但亞尼斯在旁聽兩人的談話而心中感動。伯蘭獨自一人走，至山徑的一半停步下望，認識他的故鄉，自己在此生長的房屋，心中未免感觸，微覺悲哀，但立刻重復振作，望巖下說道：

「……呵我曉得你們，人心與靈魂，心硬與怠惰的東西！……似乎全音調中只有一個滿引的叫吼得達於在上的上帝，以為上帝單單來救，當下面這幾個字說出時：天主，給我們每日的麵包。……」

伯蘭碰見這對代表油滑輕浮的男女後，第三次遇見的

是瘋女越提。他正走，瘋女在上面拋擲石頭，伯蘭喊止她，她問伯蘭到那裏去，伯蘭說向教堂去。瘋女說那教堂太小，有一個更大的教堂在上面，要伯蘭跟她走，這個大教堂是冰雪做成，高入雲中的大教堂。一個說這個是教堂，一個說那個方是，兩人爭執一刻，伯蘭曉得這是瘋子，任她走了。伯蘭，略一停息後，說：

「……疎忽的心，當巖穴開在下面，誇言爲花冠；懶惰的心，隨風俗與習慣，不管是非而飛行；迷亂的心，眩暈的態度，以模糊爲清楚，以錯誤爲合理。向前進，到戰場！要不信的直攻這種惡濁的三角同盟！……速起，劍出鞘，靈魂！上陣爲天的繼承者獲取他們的權利！」

伯蘭下入谷中。這是第一幕。

第二幕在海港邊，一座古老的教堂在山脚下。正打風暴。農人，男女老少，一羣的聚着，或立，或坐。區長坐在石上發糧食，因本地方大飢荒。埃奈爾與亞尼斯亦在，伯蘭正來，他們兩人見伯蘭，乃呼他來分取糧食。伯蘭見這一羣人，擁擠的奪取麵包，蔑視的說他們像禽獸的一般爭食物，應受上帝的責罰而無須憐惜。他更要他們看高遠一點，勿留在卑下的泥濘中，奮鬥，戰爭，自然能得勝利。

羣衆聽他說這些話，大怒，要逐他，打他。忽然一個婦人大呼求救，她的男人將死了，要一位牧師去；但此間的牧師已走，伯蘭乃挺身而出。惟風暴正大，而垂死人乃在海港的別一邊，伯蘭入一舟中，問誰敢伴他去，大家都怕危險，沒人答應。伯蘭問那個婦人能否同他去，婦人說有小孩在家，不能去。亞尼斯要她的未婚夫埃奈爾與伯蘭齊去，埃奈爾怕起來，說不敢，怕。亞尼斯乃自己跳上伯蘭的船，駛上海港的別一岸。衆人至此大讚歎伯蘭的勇敢；及爲亞尼斯祝平安。

風暴漸定，亞尼斯坐在海邊，伯蘭從死人的房門出來，說人死了，一切都完了。村人從後山跑來，伯蘭對他們說，死者既死，已無須他們的幫助。但這些村人在伯蘭面前盛稱他的勇敢，有力，求他爲此地的牧師。伯蘭說他生來爲做大事業的，這個小小地方，非他所當居：「在我身上負有一種更偉大的事業：我須要全世界的耳朵開張聽着我，以生命的完全跳動的情緒爲糧食。」村人說此間需要他的力量，而且他的使命即在此，以他的能力，定能別造一個天地。伯蘭乃答應爲此地的牧師。村人走後，他亦到海邊，見亞尼斯在那裏凝神靜聽，乃近前問她何所見。亞尼斯答，她見一個待要造作的新世界，似乎聞到有聲叫

喊：「做你的工作，受你的死命，這個世界將爲你的工作。」伯蘭再問，亞尼斯答她看見內心世界，就是這個世界應該創造，因這個世界是唯一的能，唯一的希望。伯蘭熱誠的說：

「是的，內心世界。我聽到這一句；這就是大路；這一條線引人至真實。心，我自己的心，是爲上帝而成熟的地域，創造新的！在這裏，新生的人將殺死那意願的老鼻！任世界走牠的路，做奴隸，犯過惡，隨牠；但是，若我碰見仇敵，若世界要阻止我的事業，我對天說，我要盡刀刻，攻擊！……」

伯蘭的母親來了；他的母親是一個吝嗇鬼，伯蘭因此離開家庭，現在回來故鄉，遇見母親，當然有一番談話。他的母親見他生得長大，強壯，要他回去看守錢財，將家產遺給他，但唯一的條件是不浪費。伯蘭說，他自幼時即反對她，她既非母，他亦非子，假若家產到手，必將其散開。他的母親駭怒，幾欲以杖打他，問他何來這種狂想。伯蘭答，錢財固是可貴，但她因此丟了一件更可貴的東西：「我對你的愛，我的靈魂！」他加說，她負債甚重，他當盡爲人子之責，替她償還。他的母親問是什麼債；他答，她誤用自己的精神，將上帝給她的純潔靈魂變污了，

使自已罪影長留任人間，遺毒無窮，這就是她的債。但她的兒子願爲她償清，因爲他是牧師；他請她記起，在臨死之前，他必承她的病榻前，爲她祈禱，懺悔，償債。她問，假若她送信來，他即去嗎；他答，是，惟有一條件，即他不願她死後有點累贅，赤條條的入墳墓，將一切遺產給他，全數財產，不能有絲毫留存。他的母親聞言之下，痛苦失望而絞手，一方面怕靈魂受罰，一方面捨不得金銀，答應臨死時當送信給伯蘭。她走了。

伯蘭向亞尼斯，漸近黃昏了，兩人續談因伯蘭的母親來而打斷的話。亞尼斯想爭得新的事物，因爲既有的比空無更壞；伯蘭要堅強的，不屈不撓的實現他的理想，與一切搏擊，他說：

「與說驅戰，與半真戰，醒起意願的壯獅來！是的，粉碎大地的手與揮舞刀劍的手同有勇武大丈夫的價值；這兩者的目的是同一個：爲上帝削木板，洗清水板，待他來寫上新文字。」

他轉身走，不幾步，埃索爾迎來，要伯蘭還他的亞尼斯，伯蘭指給他亞尼斯所在。埃索爾求亞尼斯回去，過快樂的生活，她不動，埃索爾嚇她，求她，以理喻，以情動，她固執不肯走。於是伯蘭向前說，且勸她，前途黑暗，非有

十分強力者不能支持；她答，她現不怕黑暗，不懼困難。伯蘭再說，他的唯一目的是：「全有或毫無」，這是一條死路呵；埃索爾要亞尼斯選擇苦樂之間，日夜之間，生死之間。亞尼斯毫不遲疑的說：「願入夜。願經死！」隨伯蘭走了。埃索爾目光迷亂而俯首；第二幕完。

第三幕是在三年後了。伯蘭與亞尼斯既結婚，在本地爲牧師，且已生子。這是下午，在小園中，伯蘭起立，亞尼斯坐着。伯蘭等他的母親的消息，因他聽得她病了；同時他們談起他們的兒子，亞尼斯說小孩身體弱，怕不能康健的長大。伯蘭安慰她，要她相信上帝；且說他對於她的愛，對於兒子的愛。但要振作精神，勿絲毫退讓，勝利必屬他們的，「失敗在沒有力量，可以原恕，但永不能失敗於沒有意志，」「勿爲怯懦的退讓！只半個半個的工作而躲避爲全數整個的人，他的一切工夫即已判決；又我們要實行使我們的教條爲有價值，不單僅僅空談而已。」亞尼斯投在他懷中，說：「你足所至，我必隨你。」

醫生進來，說此地的陰沈，不可久居，伯蘭答，氣候不能損害靈魂；醫生要伯蘭去看他的母親，但沒有信，伯蘭不去。醫生說，爲着「愛」的關係，他應去；醫生走了。伯蘭說，醫生謊言，以「愛」騙人；第一是意願，

「當意願在這樣的苦戰得勝時，愛的時候方是真正到了。」他忽然恐怖地走進房中，跪在他的小孩的床前，絞手現悲痛狀；不久出來，問有使人來否，仍沒有。繼一人來，說伯蘭的母親要他去看她，將財產的一半給他。「一半，一半」，伯蘭喊道，「要全數」，他不動，第二個人來說他的母親願給十分之九，伯蘭說不是全數，仍不能去。來人勸說，他總固執不動。這種堅定頑強的態度，使亞尼斯驚異，伯蘭說，他不能讓步，非到最後勝利不止；他動心，要她進去看護他們的兒子，祝上帝願全小孩，他心中似有一個不祥的預兆。亞尼斯進去。

區長到伯蘭家，要他離開此地，但在未說之前，先爲伯蘭慘戚，因伯蘭的母親快要死了。同時不直說要伯蘭走，只是說他的母親很有錢，現在死了，家產自然由伯蘭繼承，以伯蘭的有才，區長狡猾的說，偏僻小地不足以容伯蘭，伯蘭應到更大的地方去發展他的志願。伯蘭曉得區長的意思，要其直說，無須繞這許多灣子。區長於是說，在伯蘭未來之前，此地如何如何的有秩序，自他做了牧師，一切都紛亂了，而且民衆毫不懂得他的主意；爲避免糾紛起見，所以請伯蘭離開，別棲高枝。伯蘭不肯，說他命定是在此地的，堅執要留着；區長說，留亦可，但不

能行使牧師的職務，但如常人守在家中一般。伯蘭說：「人的使命是在爲他自己，背負他自己的理由至勝利；我從我自己得有光明，而將其照耀於我的故土」；他說要鼓勵人民爲普遍的戰爭，達到他的目的。區長說，若戰爭，第一敗倒的就是伯蘭，同時勸伯蘭要顧全妻子，不要固執使他們流離無依。伯蘭一定要留，說：「我若讓步，我即喪了我自己。」區長說，一人不能支持，多數人都反對伯蘭，微笑的走了。

伯蘭看着區長走開，焦灼的等消息；醫生進來，伯蘭問他的母親如何，醫生答，死了。伯蘭說，沒有懺悔就死了！醫生前近伯蘭，說他對於他的母親過固執，勸他凡事要隨和一點，人生的格言，第一是在爲「人的」。伯蘭聽了「人的」，說，即因「人的」而有所謂調和，容讓，即因「人的」，將自己個人的意志打倒，爲一切罪過的遮飾，不敢求戰勝一切，「人的」是最卑怯的話！亞尼斯面色蒼白，驚駭的跑出來請醫生進去，小孩不好了；伯蘭看他們入內後，立起來，要爲「靈魂對肉體的戰勝」，以他的願力出去繼續工作。醫生匆匆的自內出，亞尼斯隨後，叫伯蘭不要走；醫生說，他們的小孩須要陽光，苦仍留在此地，必不能度慶多。伯蘭心中非常之難過，醫生說，他

爲人父亦與其他的人一樣，要顧全孩子的性命，避開此地，伯蘭遲疑着。亞尼斯用大衣裹身抱小孩出來，伯蘭不敢看她；同時一個人進來，對伯蘭說，區長是他的仇人，請他當心，因爲區長要他離開此地，而且單獨他一人與區長抗，大家都不附和他。這人又說伯蘭在此毫無作爲，不過對衆人說謊話而已；這人走了，伯蘭氣得面色蒼白。亞尼斯說，她預備好行裝了，爲孩子的緣故要走了。

此時瘋女越提跑來，立在門口，大喊此間的牧師跑了，伯蘭指自己說，他仍在此，並沒有走。瘋女續說，牧師跑了，她的牧師來替代，她的牧師是在冰雪做的教堂中，不怕什麼而爲一切人服務的。伯蘭說她崇拜偶像，瘋女指亞尼斯抱中的小孩說，這就是一座偶像；她又說，一切都響動，她的牧師來了，她的牧師的笑聲亦可聽到了，她從門口跑開，在吼號的聲音中不見，迎她的牧師去。

亞尼斯說，時間不多，應該走了，伯蘭指門外與門內間，走那一邊，亞尼斯驚嚇道：「伯蘭，你的孩子！」伯蘭說：「請答覆我，我爲牧師呢，或爲父親呢？」他續說，她是母親，可以領小孩走，他要留着，盡牧師的責任。亞尼斯說，她是他的內助，應服從他，伯蘭要她選擇，要她說一句話，決定生死的路子，她不肯，問上帝。伯蘭說：「走罷」，

亞尼斯指門外問，伯蘭指門內說：「這裏」，亞尼斯於是舉起小孩向着天，求上帝保護，領她過黑暗的夜晚，她進去了。伯蘭注視一刻，眼淚流下，用手抱着頭，從石級上跳下，跳着喊道：「耶穌，耶穌！給我光亮！」這是第三幕。

第四幕，當耶穌誕節的晚上，牧師家中沉黑，天正下大雪，伯蘭出外未回，亞尼斯焦灼的等着，他們的小孩既死了。伯蘭進來，亞尼斯對他說單獨一人在家的愁悶；偶然提起小孩的葬地，她悲不自勝。伯蘭安慰她，激勵她，要她忘記，要她幫扶，完成上帝的使命；她答，她雖想奮鬥，總覺懦弱無力，她雖不願記念，但亦不能忘記。伯蘭說，她的事業是在助他，與人世的虛偽戰爭，尋得真的上帝；她答對於什麼事都覺無能，一心想小孩，昨夜且看見小孩在房中現身。繼而她見伯蘭身上有傷痕，心中感動，說伯蘭與小孩同佔她心中的兩部，現在小孩死了，伯蘭又傷，她願盡力保護他。她又說，她有一種感觸，如俗語說的：「輕於舉起而重於執持」，現在的教堂實在太小了；伯蘭問，爲什麼太小，她答，她覺得教堂太小！伯蘭說，不錯，他從衆人的口中曉得教堂實在太小，現在他計畫改造一個大的；這是亞尼斯提醒他爲這種偉大計畫，他感謝上帝，要亞尼斯幫助他到底。亞尼斯亦滿腔熱誠，願乾眼

淚，全副身心成他的志願，伯蘭說：「道路阻長，但終極偉大」。亞尼斯轉身要走，伯蘭問，爲什麼，她答，去年聖誕節，孩子還在，他們很鬧熱，今年孩子死了，但仍應該歡樂，她去預備晚餐：

伯蘭緊抱她說：「孩子，拿光亮來！你是曉得光亮在那裏的！」

亞尼斯愁慘的微笑說：「建築偉大的教堂！我愛，要在春未來之前築成！」

伯蘭望着她走，自言道：「願意，於祭壇上願意！於殉道者的火樁上亦願意！力量失敗嗎？靈魂傾跌嗎？她雖然心碎，但她不願屈服！呵天主，將你的力量給她！……呵天主，我有力量，有勇氣；讓我担雙層的重負，但請饒了她！」

區長進來，說他是失敗的人了，因他從前與伯蘭賭氣，現在伯蘭佔了勝着，今來道歉，大家做朋友。伯蘭答，像他們一般的戰爭是沒有盡時的，而且最後勝利屬誰，尚在不可知之數；區長謂無須看到這樣遠，顧目前爲是。伯蘭說：「人爲他自己的事業而生；他的天就是天；在他與天之間雖有大海與魔鬼之窟爲阻，他亦不能懶惰不前」；區長說，無須如此拘執，成功在乎機智。伯蘭說，機智不能

說白爲黑，區長答，譬如雪，雖不能說黑，但可謂之爲白灰，以迎合人們的心理，人間是如此的，折中，調和，爲無上的妙法；又如做事，既經不可，則讓步，偷偷的看別一邊去，慢慢等的機會，總是好的。區長續說，他有一個計畫要做，求伯蘭的幫助；選舉將近了，爲買民衆的歡心起見，他想建造一座房子，一種病院之類的東西。但他有家室之累，他不能拿出錢來做這事，理想不能止身體的飢渴，理想不能造牛油和麵包，羊毛出在羊身上，錢要向大家捐，所以請伯蘭幫忙，因大多數民衆信任伯蘭，可以捐得多錢；同時他頗捐棄前嫌，與伯蘭爲朋友兄弟，日後互相幫助，這是兩利之事。伯蘭說，他亦要建築一個東西，區長問是什麼，伯蘭開窗指教堂給區長看，他想改造教堂；區長勸他拋棄他的計畫，建築病院，伯蘭不聽。區長變聲說，若伯蘭建築教堂，從民衆領款，他必設法阻止，使伯蘭的計畫失敗，因爲伯蘭妨害了病院的建築。伯蘭說，建築上帝的房屋，他一文不費他人的錢，通由他人拿出來；區長聞之，大讚伯蘭的慷慨，世上少有的善士！且說，他願盡力助伯蘭，伯蘭的計畫就是他的計畫，「你相信區長，先生，他必使你成功！」更大笑道：「這不獨是你的，而且是我們的」。區長告訴伯蘭一件事，這

是關於伯蘭的母親的：前時有一少年向他的母親求婚，被拒絕，乃墮落與流蕩的女子爲偶，生出一羣兒女都是如他一樣瘋亂的，瘋女越提即其中的一個，現飄泊在此地，這是他的母親的過失，因她拒絕婚事。伯蘭聽說，變聲音的追問，區長忙迫，不續說，祝聖誕安走了。伯蘭靜默的思想一刻後，說他的驚訝與命運的變化不測，繼想他的兒子，爲洗他的母親的罪過而喪生，這是上帝的法律；「僅有完完全全的犧牲自己，方能付償我們的自由的價值」。他在房內走來走去，想起他的孩子死的時候，心中慘戚，覺不可一刻居，他疑惑，「我不曉得從那裏去找尋光亮」。他呼亞尼斯，請她快拿光亮來。

亞尼斯拿聖誕燭進來，問伯蘭爲什麼這樣打戰，伯蘭說不，她笑他的剛強不屈。她放下火燭，悄悄的獨對自己，說去年小孩在時如何如何的生趣，快樂，而今小孩下入黃泉，音容杳然，慘戚之情，不可言狀。伯蘭對她說，像她海樣般的愁鬱，應該忘記；她答，她是做夢，不久要醒的。伯蘭要她快醒，且謂她如此，是犧牲非全數；亞尼斯要伯蘭取去一切，她都服從，「呵，你的上帝的路十分難走」，「意願的路是這條唯一的路」。她記起這句：「面着耶和華的，要死！」伯蘭請她不要看，她想走，見伯蘭

的神情難過，回頭問，伯蘭答，他十分愛她，見她離開，所以難過。亞尼斯於是留着，願犧牲一切，但要伯蘭不離開她；伯蘭安慰她，勸她安心，他進內室。亞尼斯關閉窗戶，絲毫不能外望她小孩的墳，這是伯蘭愛她如此的；她四顧只有自己，孑然一身，不覺悲泣，思念愛子之情，更加濃烈，「呵，只一年光景，就有如此不同的變化！……我在地上——無所有了，這個無價的寶貝（小孩），只有母親的心纔能估計！」她跪在一衣櫃邊，取出幾件東西來，同時伯蘭打開門，想和她說話，看她如此，立着不動，她亦未注意他。她取出來的東西是她的小孩生時穿戴的衣衫，她一件一件的看，時說時笑，覺得小孩固然死了，但有這些遺物，她仍是富有的。伯蘭看着情動。

忽然敲門聲甚急，亞尼斯回頭看見伯蘭，門開，一婦人抱一小孩進來；婦人見許多衣衫，問亞尼斯要。伯蘭問婦人是做什麼的，婦人答是走江湖的，為飢寒所逼，故來此討東西。伯蘭要婦人暫時留在此，亞尼斯說，至少小孩可憐，養在他們家裏罷，婦人答不能，她的命運如此，願飄蕩，難安居，只求給些衣服與小孩，私心即足。亞尼斯聽說要她的小孩的衣衫，心中難過，但伯蘭在前，要她給婦人，她心碎的答應，願分給一點。伯蘭說，單單分給一

點嗎，要給全給，亞尼斯聽從了，但立着為苦悶的內心戰爭；伯蘭問她是否滿心的願意給一切衣衫與婦人，她答是。婦人走出，亞尼斯對伯蘭說，她悔恨，她尚留着一頂小帽在懷中未給，今情願一齊給婦人，伯蘭拿小帽趕去與了婦人。亞尼斯站着不動，面容漸漸變為光亮的大歡喜，挽伯蘭的頸說：「我畢竟自由了！」是的，她戰勝了；她又想起：「面着耶和華，要死！」的話，對伯蘭說，現在選擇在伯蘭，因為照這話，她不能作伯蘭的伴侶，伯蘭在歧路中了。伯蘭說，他有能力保護她，一切可沒有，但不能沒有她；他沒有什麼選擇，他只一直的走。亞尼斯感謝他的好意，夜深了，兩人祝夜安，亞尼斯進內，伯蘭留着，又手在胸前，說：

「靈魂，要堅持到底！一直至戰爭之戰爭過了！當你所有的一切都丟開時，喪失就是獲得——永遠的獲得！」

第五幕。過去一年半；亞尼斯死了。新教堂既完全造好，預備行落成禮。這是多霧的早晨，教區書記正掛花圍於教堂外，學校教員前來，兩人談話。書記說伯蘭獨自造成這個教堂，名垂永久，受一切人的景仰，大家被他驚醒了；教員答，上頭人暗中不喜歡伯蘭，只民衆愛他，他

做了些事體便是。書記說，他們那些人是在期望中的民族，并問一民族的期望何時可實現；教員答，他們確是在期望中的人，期望意指將來，永無實現之日，因為一實現即成過去，所以造一期望即是毀壞期望，人不能同時放出與持住自己的言詞。他們正談話，忽有樂聲，書記說，這是伯蘭，怕沒有睡，他常弄大風琴，悲哀如哭他的妻子。教員續說，他們應尊敬區長，盛稱區長如何的有力，有德；書記說，人事變化，新陳代謝，現在民衆都向着伯蘭了。書記隨手指着向教堂而來的羣衆，兩人覺到伯蘭的偉大，不敢露面，避在一旁。

風琴聲柔和的響着，繼高聲，終盡為破裂的音調，伯蘭出來。他想教堂，他有些疑惑，他曉得民衆都稱讚，但是，「是這個房屋爲我願望的房屋嗎？」他見落成禮的預備，刻着他的名字，他羞愧，想藏匿不見人。區長穿着禮服迎上來，滿面笑容的讚伯蘭，稱伯蘭爲好朋友，同時說教堂如何的偉大，壯觀。伯蘭答：「你前時說的話可是真理——我們將舊的謊言變爲新的謊言……前時大衆說教堂太小，現在則稱教堂偉大，壯觀！……總之，是一種欺騙的主義。」區長正對他說，今天是行禮的日子，不能如此胡亂說話，尤其在羣衆面前，不能任性，要保一點習慣的

尊嚴，而且政府因他獨造教堂，褒獎他，給他勳章。伯蘭不願受勳章，區長勸他隨和，「我們是在中間的」；伯蘭答，這是懶惰的廢話，他心中的偉大非尺寸可量的，跑上教堂去。區長自言，這些胡亂言詞，毫無意識的話，怕因酒醉的緣故，他走了。伯蘭回望平原，覺到莽蕩與孤獨，隨着區長走遠，說：

「阿亞尼斯！爲什麼你如此軟弱呢？厭倦這種虛空的把戲，我今顛覆了：毫無退讓，毫無屈伏：是的，我爲獨自與無希望的戰爭相戰爭的人。」

牧師長上來，多謝伯蘭造的教堂，稱揚他的價值，同時勸告他，教訓他，因他是沒有經驗的人。牧師長要伯蘭懂得教堂是國家的一部分，不能與國家分開，所以要受國家的指揮，服從政府的法律，不得政府的保護，准許，教堂是沒用的。伯蘭驚異其中有這些的曲折，引誇譬喻的與牧師長爭，說他要獨立與天齊。牧師長說，太高要傾跌下來的，而且理論上的爭執是無謂的，現在時間已逼，小心遵守普通的習慣法律便是。伯蘭大聲的道，如此是死路！一定要說謊，簡直是喪失靈魂；牧師長答，現在可如此亂說，開會時斷斷不能的，要伯蘭留意鄉土習慣的要求，要他注意人情世故，尤其是要他向「人的」方面走，且說自

已是經驗的人，伯蘭應相信他。伯蘭聽得不耐煩，要他走開，牧師長說，本來他有事要走，讓伯蘭有時候靜想，看得明白一點，他是為伯蘭宣講人的天性的，而人性則在靈肉的分口中間，不要單注着理想；牧師長走開。伯蘭挺立沉思如石人，說：

「一切我所有的都犧牲了——我的一切，為完成上帝的使命！現在上帝的鼓角已吹起，我所致力的神靈已現出！……我的生命在這座教堂下，我尚不願我的靈魂下去！」

埃奈爾在路上經過，停步看伯蘭，伯蘭呼他，問他情況。埃奈爾說，他已得救，他前沉湎於酒，求速死，現在反對酒，但引誘甚強，要變變門路，他今去北方傳教，即要走。伯蘭要他暫留，問他還能憶起那個人兒；埃奈爾說，他不太記得亞尼斯了，但他願曉得她的消息。伯蘭乃告訴他，他們如何結婚，生小孩，小孩死了，不久她亦死了，前邊兩座墳就是他們母子的；埃奈爾說，這些都沒有關係，他想曉得亞尼斯怎樣死的，死時是否悔從前之錯。伯蘭答她一直堅持到底，相信上帝，至死不改她的志願；埃奈爾說，這樣她是特決入地獄的人，再加幾句諷語話，埃奈爾走了。伯蘭望他一刻，忽然目發炯光，大聲

道：「這個人就是我心最後所寄的！現在最後一個圈亦解了；現在我的旗飛舞在我頭上，雖則沒有一人服我或愛我！」

區長急上，要伯蘭去，教堂開始行禮，羣衆在門口等着；伯蘭不去，留着，羣衆鼓噪要牧師來，區長與牧師長都沒有法子。大家向着伯蘭，伯蘭乃開始對大眾說，要大家不退讓，求全數，「我所找的是在全有或毫無之中」；「大眾請聽！容讓是真正的詭騙之王！」他極力指斥世間的惡劣，卑鄙，要大家捨去，別求真正的樂土，大家齊聲要他為導，牧師長阻止，為羣衆所斥。伯蘭對大眾喊道：「齊來，帶你們鮮美的面龐，入生命的大教堂！」「在其中你們與真正的神靈相處，快樂無極」。羣衆擠前，呼伯蘭為教主，伯蘭於是把新教堂的門關住，將鎖匙投入河中，請大家跟他去找真正的教堂，大聲說：

「請跟我到勝利之場！有日你們必警醒；有日，你們更長大，決然必將容讓打碎！快將這件卑鄙的賤物丟開，於兩眼之間，椎擊你的仇敵，挽他為誓不兩立的戰鬪！」

區長，牧師長，眼看伯蘭為衆人捧着，向高山上走，沒有法子阻止，說話反受大眾的么喝，書記與教員亦隨去

了，大家都想得偉大的房屋。他們兩人深深感到失敗，被傷；區長不甘屈伏，要決最後勝負，趕上去，牧師長不久亦向前。

羣衆跟隨伯蘭，向最高山的小屋上走，是微雨的天氣，伯蘭指下面的遼廓，激勵衆人；衆人中的因疲倦而停步，有說他的父親不走了，有說她的小孩病了。冰雪的教堂現在眼前，大衆心中疑惑，議論達到時所有的獎勵品，且以三個問題問伯蘭。伯蘭答：

「你們問這種戰爭幾久纔終結嗎？戰爭終結，當凡你們的世上生命過去時；當你們打碎『容讓』，上升至犧牲之高度時，——直至你們的意願絲毫不弱時，你們的一切怯懦與疑惑在『全有或毫無』而前傾落時！什麼是損失嗎？你們的偶像打碎了，——你們的注意日常瑣屑的卑鄙心沒有了，——使你們爲奴隸的鍊索斷了，——凡你們的怠惰奴性都沒了！什麼是獲得嗎？新生的意志，獨一的靈魂帶，翼的信仰；一種犧牲的歡喜，卽至墳上亦不怨訴的；各人頭上一頂荆棘花冠；——是的，這些將爲你們的戰勝的獲得！」

羣衆聽說，大呼被騙，有的喊殺伯蘭，速歸家，正遲疑間，見牧師長趕來。牧師長勸衆人回家，而且他亦不念

既往，但願衆人隨他歸去；伯蘭請衆人選擇，衆人都要家。區長急急的跑上來，對大衆說，港內來一隊整千百萬的魚，大衆速去捕捉，遲則無及，這是能養活人的實利，無須犧牲的便益，速去莫自延誤，大家聽說，都要去捉魚。衆人丟開伯蘭，有的說他說謊，下賤東西，有的說他不爲母親懺悔，弄死他的兒子和妻室，牧師長說他是壞基督徒，區長說他偷取建築圖樣；大衆趕伯蘭，以石頭擲他，他乃獨自走上高山。牧師長溫言慰勸羣衆，書記與牧員的飯碗仍保住，區長且褒獎他們，大家都稱讚牧師長與區長的盛德，齊走下山去。於是牧師長問區長以港內的魚的事情，真是天與的機會；區長答，這是他的謊話，因爲環境的需要編派出來的。他們回看伯蘭，見有一人跟他，這是瘋女越提，牧師長欣喜的笑說，伯蘭若死，墓碑可這樣寫：「記念伯蘭。他有一個從者——一個瘋女」。區長作沈思狀說，現在他曉得羣衆判斷力的愚昧無定，實在難可摸捉，牧師長念一句拉丁文，與區長同下。

伯蘭獨自上山，陰雲四佈，將有風暴的樣子，山頂爲霧所遮，冰雪阻途，刺傷他出血；他止步回頭下望，數說人們的怯懦，卑鄙，縱是耶穌基督，亦不可救藥，他爲一段很長的獨白，疑惑自己在夢中，到現在方醒。忽然有聲

發於空中，說他定命與一切奮鬥，結果是喪失一切，他不曉得他生來是爲地上的生活的。伯蘭淚下呼亞尼斯，亞爾夫（他的兒子的名）。亞尼斯的靈影現出，伯蘭向前，亞尼斯止他，因爲在他們之間已有一條鴻溝分隔；伯蘭問亞爾夫好否，亞尼斯說，很康健在他的祖母身邊，繼說，伯蘭有病，必先治好，方得聚首，重新生活。伯蘭問藥方，亞尼斯說，拋開他的主張：「全有或毫無」，即是治法。伯蘭不肯，謂若捨却「全有或毫無」即是生活，他怕生活了，他要亞尼斯隨他來，勿再在這種夢裏的生活中，似真的生活中。亞尼斯請伯蘭想想過去的一切，且謂，若有機會，他是否要再做，伯蘭答，定然再與從前一樣，毫不更改；亞尼斯責他，兒子因此死了，她亦因此犧牲了，伯蘭說，這是無可奈何必要如此的。她更說，若伯蘭不改，永遠在迷途中，永遠不能見上帝，伯蘭堅持他的意志；霧來遮住靈影，似作崩裂狀，喊出這一句：「死罷！世間既用不着你！」伯蘭呆立片刻，似鷹飛過，覺有物來按他的手，說：「那就是容讓！」

瘋女越提持來福槍趕來，問伯蘭看見鷹飛過否，她要去追牠；伯蘭說她幾句，轉身走，越提着他用一脚走，問伯蘭。伯蘭答爲大衆打破了，而且頭額亦受傷，越提說：

現在她曉得他是最偉大的第一人，繼要看伯蘭的手，說他是背着十字架的教主，「你是被釘死的他！」伯蘭說自己不過是世間最微賤的小虫，當不起這些稱呼，越提指高山上的冰雪做的教堂，要伯蘭去那裏做她的牧師。伯蘭忽然警醒，說他現在要光明，求和平，溫愛，哭着呼耶穌的名字，「從今日起，我的生活將改變，要溫和與豐富；打破堅硬的外殼；今日我方會哭，能跪，能祈禱！」他跪伏在膝下。越提向山頂瞪視，說鷹在上，瞄準開槍，山谷響應如雷鳴的滾下；伯蘭驚起，越提狂呼鷹下來了，這是從上崩下的冰雪塊，她見冰雪塊的巨大，駭怪的跳下去。伯蘭爲冷雪所捲，喊道：

「請於死神之口答覆我，呵在天的上帝！人類的意志是否能全數，整個的得超度，解救？」

冰雪葬埋他，全山谷填滿。在響雷般的震撼中，有聲喊道：

「上帝是愛！」（完）

以上的總括及徵引，是看英譯劇本的記憶與法文的排演所合成，自然是任意與隨便的掠取，或有遺忘，或有錯誤，當然不能避免。私心實希望有人能取多種譯本參考互證，翻成中文，這種工作，定非徒勞。我們曉得「伯蘭」

一劇乃易卜生顯名之始，從其全部作品上看，有類乎中心，即易卜生自己亦視之為十分得意之作；易卜生是求「絕對」的詩人，他曾對友人說他的欲望是在：「達到人可能於偉大與明白中得到的最大的完全」，假使達不到，「我則要死去」。他不單在美學方面要「絕對」，在這德方面，亦求「絕對」，這在「伯蘭」中表示得很明白；作者的思想可以從此窺見。此劇充滿哲學思想的獨白或對話，根本就是要求「絕對」，凡相對的都在排斥之列；這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極端的，真正的個人主義——這我們應先明白——與卑劣的自私自利主義截然相反；前者擴大自我，化自我為宇宙，所以用全神奔赴，到處犧牲，犧牲自己亦所不惜，後者只求保守，死按猥瑣如毫末的自己，惟恐有纖微的損傷，所以卑鄙怯懦，披一毛利天下亦不為。許多人不能辨別於兩者之間，肆詆個人主義，以為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者相同，只求溫飽，這是何等的錯誤！試看歷來的偉大人物，那一個不是想以自己的理想轉變全人類，但這種轉變的工作乃無可比擬的苦戰，須要無價的犧牲，所以個人主義就是犧牲主義。必犧牲乃見所謂個人主義，比諸自私自利者，即天淵之隔，亦莫喻其萬一；至假個人主義之名為自私自利之實，更不足論，而滔滔者則皆是也！

談「伯蘭」者，或以為伯蘭的這種「全有成毫無」的超人精神，是詩人的幻想，乃子虛烏有之談，實則不然。我們試想，即我們自己，在日常行為之間，不是有許多低等的慾望，我們因求更高的理想，而將其犧牲嗎？不是有時將自己愛吃的東西給飢人嗎？真正的說，人類的進步即在於人能因高尚的而犧牲卑下的；人從獸進化，是人性與獸性的戰爭，慢慢的犧牲獸性而超至為人性，「超人的」又與「人的」戰爭，求達於至善之境。這是宇宙間的一種永常的爭鬪，最平庸不過的，除非甘居下流，願重歸於禽獸者，莫不如伯蘭的時刻在奮鬥，在犧牲！伯蘭不過是放大的我們，而所謂藝術即在為適當的放大，我們要曉得真正的偉大藝術家斷不會說謊騙人的；所以易卜生的伯蘭是永遠存在的一個臉孔，表現一種普遍的真理的作品。伯蘭豈不愛他的母親，豈不愛他的小孩與亞尼斯，但因要達到他絕對的理想，乃不得不忍痛的割愛，我們聽他對於他的孩子的命運，對於亞尼斯的愛情的表白，我們可以猜得在他思想中的驚心動魄的辛苦掙扎，他的靈魂實在已寸寸碎裂了！有人將「伯蘭」比諸但丁的「神聖的喜劇」，稱之為「神聖的悲劇」，的確是，這種對人世所有一切的悲壯戰爭，有些非人的而為神的。幾乎人世的一切都在調

和與容讓中；調和與容讓是「人的」，不錯，但要留心，調和與容讓的性情，將使人復歸於禽獸！對人世所有一切動盪壯戰爭，對調和與容讓的誓不兩立的戰爭，固然是神聖的或超人的悲劇，其實則不過是使人為「更人的」悲劇而已。

中國人從來以調和容讓為調，遂致人心衰弱，國勢萎靡；結果養成這種不可救治的病根；懶惰。真真說，只有懶惰人，纔談調和容讓，也因調和容讓足以偷安，遂更助長其懶惰；久而久之身心麻木，不覺不為，而且不能為了！由是事事都要倚賴人，國家大事如此，個人小事亦如此，這樣，與所謂奴隸性，簡直沒有什麼分別！懶惰，懶惰，懶惰，你實有無限的化身，無窮的形式，混雜，顯現在中國人身上；袖手不為是懶惰，想一賦即發，想頃刻見效，又何嘗不是懶惰？世間是廣大無邊的戰場，人事是相續不絕的戰爭，願束手待斃或想一勞永逸者都是懶惰鬼。想除懶惰，當先打破傳統的調和，中庸，容讓，……等等；我們要深探的感覺到調和，容讓等等一類東西，實與所謂生活不相容，到現在還講調和，容讓，直是尋死路。我們當記起伯關，記起伯關的「全有或毫無」；我再引與此意相類詩作結：

……
 甯願死以流亡兮，
 余不為為此慮也！
 鷺鳥之不羣兮，
 自前代而固然；
 何方圓之能同兮，
 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原離騷）

看過「伯關」的排演後，隨翻新近出版的「兩世界雜誌」中有篇講「伯關」如何產出頗詳，不厭煩碎，更撮述之如左。
 「伯關」於一八六四五年間寫於羅馬，在前易卜生已作有九種劇本，他實在是有經驗的作家了。但當時那威的文學界，實乏得可以，文字生活，無有誰敢嘗試；易卜生是想以筆墨作生涯的第一人，其失敗是當然的結果，一時實窮困苦之狀，難以描述。他還有妻子待養，失望之餘，幾欲為海關人員。忽於此時，易卜生認識同時大作家伯約生（Bjornson），受他的影響，勇氣忽振；易卜生從政府請一筆旅行費，欲到意大利旅行。政府本有此例，唯他所請，但他有債務，津貼又少，後得友人之助，清了欠

債，遂得成行。

在他決定旅行與實地出發之間的幾個月中，發生重大事件，促他爲「伯蘭」的創作。一八六四年普魯士與奧大利聯軍，從丹麥國奪去斯列斯勿克（Slesvig）公爵區，隸屬於普魯士；那威與丹麥爲唇齒之邦，而且當時那威人盛倡蘇塔的那維亞主義，那威、瑞典、丹麥三國應相幫助，所以當時那威人聽見普魯士兵打丹麥，皆激昂慷慨，主張派兵浮海援助。易卜生是熱烈的蘇塔的那維亞派，作詩在會場中誦讀，以激勵民衆；然而，事實上，那威只能空言的吶喊，不敢爲實力上的援助，即派兵亦必失敗，所以丹麥終於屈服了。易卜生見國人徒執空言，甚以爲恥；在他的意思，這並非利害問題，是道德上的義務的絕對必要。他曾以下面的理據答覆人：「一個國家雖因盡義務而戰敗，但由此即證明其應得存立，將來亦必存立；若這個國家以卑怯的手段避免失敗，牠即因而滅小，且有滅亡的危險。那威救丹麥，所對着的，非政治國際上問題，猶之伯蘭所對的非宗教上問題，唯一的，唯一的，這是道德上的義務的絕對需要。」

易卜生不久上路到意大利，經過普魯士，見從丹麥獲得的戰利品，受深刻的印象。像他生長於濃霧沉澱的北方

的人，一到太陽光輝的意大利，自然十分稀奇；他比較南方的氣候風物，他懂得那威地方的粗獷嚴酷，而且歷來文人所歌唱的，在他看來完全是謊言了。他認識那威，他愛那威，但因此次丹麥事件，他憤怒國人的卑怯，所以他將「伯蘭」置在荒漠近海港的冰山雪窖間，表國人之無情冷酷。他將實地的風景，竟不緣飾的描出，他所用的完全是現實的藝術；「伯蘭」在那威文學上實開一新紀元。

易卜生到了羅馬，得一友人指導，遊各處勝蹟，他這位友人在羅馬頗久，所以易卜生得無困難的認識古代的羅馬，歷史上的羅馬。同時結識寓居意大利的同國人，常相聚會，討論古典；有一天他的友人念一本游利安（Teubner）事蹟的書，易卜生傾心諦聽，他於是起做「游利安」的悲劇的心。他此時會寫信給友人，說他的著作計畫，提及「游利安」，其實這就是「伯蘭」，而寫游利安事的劇，則直至八年後，以「皇帝與加利安人」的題目發表。

但此時易卜生心中的「伯蘭」是一篇很長的敘事詩。爲什麼他想寫「游利安」而作「伯蘭」呢？他在羅馬，見古代興亡的事蹟，因觸動心懷，乃欲作游利安，但同時他不能忘記那威，尤其是最近普魯士與丹麥之戰，那威人袖手旁觀，任丹麥失敗，即在這古蹟滿目的羅馬中，他亦不

忘其憤怒之情，這在他的通信中，可以看得出來。因此而有作「伯蘭」史詩的計畫，不過心中對於這史詩的結構，尚十分模糊，所以同時他又留意「游利安」；他想將兩種著作同時完成。待「伯蘭」的大致已定好後，他決定放下「游利安」，先寫「伯蘭」；這兩種東西，一寫古代，一寫現在，似很不同，實則從同一個思想發出。易卜生在通信中常說，他在「伯蘭」中討論的問題，完全不是宗教問題，單是意志的問題，對於理想的忠實問題；他研究游利安，我們可以說，亦非為宗教問題。游利安禁止基督教而重興異教，在易卜生毫無關係，他不過感於古代羅馬的滅亡，因而想到現在的那威；那威人對丹麥事件，毫無能力，在他來看，這種國家是不能存立的；由此我們可見「伯蘭」與「游利安」在易卜生心中的關係密切。

他於是先寫「伯蘭」（原名為哥爾因尼），用幾千句的詩組成，而其中的事蹟亦不少他在意大利時的記念。當時在意大利的那威人，常為共同的聚會，尤其是文人與美術家，「伯蘭」中的亞尼希有好幾點是寫其時的一位女士，而埃奈爾亦有所根據。易卜生寫「伯蘭」時，心中感到滿足，雖然經濟困難，亦沒有覺得不快活；同時克利斯地安那（Christiana）的劇院請他做主任，他不願放棄著作

家的生活，雖這樣的一種位置，他亦堅決的拒絕。

此時「伯蘭」的形式是做事詩，其中人物與現在的「伯蘭」差不多一樣；易卜生覺得單用言詞的宣說，不足充分的表達出他的思想，還須要動作。有如伯蘭，若像平常的牧師一樣，單在那裏宣講他的主張，沒有實行以證明，終是懦弱無氣力；他的計畫遂一變，他懂得實行與動作是傳達他的思想的最重要原素。於是詩的形式應當改變為劇的形式。

這種改變，是經過長期的苦思的；一八六五年，他的朋友都走了，他自己與妻子獨居鄉間，一次到羅馬遊覽，靜觀聖比哀（Saint Pierre）教堂，心中豁然開朗，他寫給伯約生的信中說，現在他就明白他所要的形式了。他於是開始寫「伯蘭」詩劇，這五千多句的詩，四個月即脫稿，而醞釀之期則有十四個月之久。這個謎怎樣解釋呢？為什麼他靜觀聖比哀教堂而領會呢？

一個人當感情爆裂至最高度的時候，說的話，寫的東西，必紛亂無序，如感情的激動一般；必待這種情緒平息後，纔能寫出內外和諧的偉大作品來。易卜生寫「伯蘭」，因惱怒那威人的怯懦，坐視兄弟之國戰敗而不救，他的這種憤怒在羅馬與友人聚會時的演說，及通信中，都表示

其至濃烈的最高度。他於是用敘事詩的形式寫「伯蘭」，待他的激烈情緒漸漸平息，他覺得這種敘事式，不適合於他的思想；因伯蘭實在是易卜生自己，他想於此表現他的主張，描寫他的要求絕對的獨一理想。這樣，自應與一時的環境，情勢，脫離關係，迺出自己為普遍的敘述。但當情感正盛時，他把自己與他的人物及當時的事實混雜為一，不能清楚的分別，所以此時的易卜生的苦心焦思，是難以形容的。一旦看見肅穆和諧的偉大建築，要比哀教堂，他即懂得他所要來表現他理想的形式應是那一種。在原始的「伯蘭」，用敘事詩的形式甚為適合，但在他理想中的「伯蘭」則非戲劇的形式，不足盡意。所以現在的「伯蘭」找

不出丹麥事件的痕跡，固然這件事做導線，使易卜生寫伯蘭，但一步一步轉變，一步一步進化，本來是排斥，反對那威人怯懦的史詩，終畢乃為指斥，反抗人類心理的卑怯的戲劇。而即至此，方完全顯露出真正深內的易卜生。自有惠比哀的啓示後，四個月即寫成這本不朽著作。易卜生將稿子送與書舖印刷時，怕受國人的激烈反對，結果不然，他反因此劇而得大名。讀「伯蘭」的，都曉得伯蘭是易卜生自己，即他亦再三有些謙虛的說，這是當最好時候的他；是的，必為他，大無畏的天才，方敢向前與舉世為絲毫不退讓的血戰！

前進

第一卷 第四號

目錄

黨的前途——一個關於革命同志聯合的提議……柔士
中國農民問題……孫愈之
怎樣訓政，怎樣建設？……觀復
官僚與革命的建設……艾
談腐化……論

中日紡織業之現在與將來……達由
東三省之鐵路問題……咸堂
反共與民衆運動……余毅
炸車事件與東省將來……樂爾

中國革命與國際現勢

從子

這是在浙江省黨部各縣市黨務指導員訓練講演大會的講演稿，當時因為身體不好，在講台上就講的很雜亂簡略，差不多只是一個大綱。講演完後，省黨部各同志怕報上的記錄有誤，即囑我將講辭自己記出預備印行，返京以後，李超英同志又來書催促，然而我的身體還是這樣不行，無可如何，只得仍舊寫一個大要以應，簡略的地方，要請同志諸君原諒。

七，三日於南京軍校。

欲明白中國革命在現今國際外交中的形勢，則第一須知道中國在國際間的現狀與中國革命的特殊性。中國所處的現狀是怎樣？總理說是在次殖民地的地位。不錯，中國向來便是資本帝國主義各國謀解決其無法解決的政治與經濟的矛盾的地方。他們以中國為銷售貨品的市場，以中國為投放資本的投資地，因為此時的世界只有中國這一大片土地，具有衆多的人口與富饒的資源，而尚沒有專屬的主

人，實儘足以資他們的侵略，為資本主義的續命湯。所以自十九世紀以來，各國的眼光即萃集於中國，太平洋的風雲日緊一日。美國既自夏威夷菲律賓而東來，更整巴拿馬運河以溝通大西洋與太平洋的交通，一方面更有所謂三A政策，欲自 Americas、經 Alaska 以進窺 Asia，覬覦我滿蒙。英國亦有延長三C主義為四C的野心，即自 Cape Town，經埃及 Cairo，達 Calcutta，由此以窺伺 China，圖謀西藏。他如俄國之西伯利亞大鐵道，德國之三B主義，其目光所注，可馬昭之心，固盡人皆知。

但是，這樣的局面，自經資本帝國主義互相火併的大戰，形勢一變，即我國倘能奮發圖強，則當此時機，實不難由次殖民地，由列強用以解決其政治與經濟的矛盾的地位，一轉而為解決列強政治與經濟的矛盾的矛盾。蓋時運今日，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已只有一天天之尖銳化，深刻化，由最近反動勢力的橫行，資本主義雖表示一時的安定，但實則內部的矛盾衝突益烈，實愈見其瀕於沒落的命

運。而我們中國的革命，言其遠大的使命，即負着打開此瀕於沒落的資本主義而另闢新局面的責任。這是由國際形勢所造成的中國革命的特殊意義。惟因我國事落後產業不興的緣故，我國的革命更具有他種特殊的性質，與歷次各國的革命不同。茲舉其犖犖大者四點如下：

(一) 中國革命是在求中國政治的統一，故須打倒割據一方的武人軍閥，其性質大似十九世紀德國與意大利的統一運動，與俄國共產主義的革命固絕不相類，與土耳其反對英人傀儡的君士坦丁政府之革命，亦微有區別。

(二) 中國革命是發生在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殖民地之政治的經濟的統治者為帝國主義國家，故中國革命始終為反帝國主義的。但其反帝國主義，與俄國之以共產主義的立場而存心反對者不同。

(三) 中國革命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因為中國自秦始皇破壞封建制以來，官僚政治即與舊日的封建勢力相結托，自成一政治的集團，以壓迫民衆。國民黨既代表民衆利益而革命，總理的三民主義，第二便是民權主義，故中國革命之應打破官僚政治實是不容懷疑的。至如俄國革命，雖亦曾着力於沙皇政治之

打破，但其目的在實現無產階級獨裁，與我之求民權主義之實行，使一般人民俱得享有直接間接之民權者不同。

(四) 中國革命是民生主義的合着社會主義革命性質的革命，因為處在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中國，即不平等條約得以廢除，關稅得以自主，還是不較的，在中國，要推翻資本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勢力，到底非建設強大的國家資本，不能與之相對抗。故不備為避免資本主義過去的錯誤，而論革命形勢，也是必然的非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不可。

總之，中國的國民革命，對內是在打倒割據的軍閥，以求政治的統一，打倒傳統的官僚政治，以建設民主主義的政治；至於對外，則必然的在脫離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以求民族之自由獨立，——經濟的獨立與政治的獨立。前者非本國範圍，茲且從略；關於後者，則處資本帝國主義漸趨安定之今日，其於我國革命前途的影響，實有可得而言者。

我們放眼世界，可以看出兩個很明顯的陣營，一是資本帝國主義的，一是反資本帝國主義的。在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陣營中，實含着三種不同的勢力：(一)是以共產主

義的立場根本反對資本主義的蘇俄，(二)是以民族自決主義的立場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的弱小民族，(三)是以無產階級的立場反對資產階級的壓迫剝削的勞動運動。我們的國民革命便是屬於第二種而含有第三種的性質的，因為我們不但是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我們還是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剝削下，我們固須推翻帝國主義各國的統治，我們還要打倒國際資產階級之剝削，非如此，我們即無從獲得自由與平等。

當此之時，資本帝國主義為保持其殘壘，維持其殘餘勢力，自然要對一切反資本帝國主義的勢力下總攻擊。於是於蘇俄，當其革命初起時，各國即一致聯合，肆其壓迫，並援助白黨使之搗亂於內，情形大似法國大革命時，各國一致援助王黨向法國的革命勢力進攻一樣。但是那時正當大戰之後，資本帝國主義各國元氣大傷，不勝疲憊，眼見白黨次第為赤俄所削平，俄國的勢力又非一時所得而錄服，於是只索罷手，並為謀歐洲戰後經濟的安定起見，不惜與蘇俄恢復通商關係，承認蘇俄。此時，蘇俄亦因戰爭及施行共產主義的緣故，弄得經濟破產，民不聊生，不得已也只好與資本帝國主義各國妥協，以重振其國內的產業。這樣南方雖美而一時妥協，但是暗地却仍鈞心鬥

角，繼續作戰。在蘇俄方面，一方面援助各國的勞動運動，使之自內起而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一方面援助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使之起而拊帝國主義之背。同時，在資本帝國主義方面，為造成強固的反俄聯合戰線起見，自道斯計畫，羅加諾會議以降，其政策無非一方面謀消釋內部惡感，一致團結，一方面則以謀戰後經濟的安定，以充足反俄的實力。道斯計畫解決賠償問題，可說是消除法德惡感的一種表現，羅加諾會議則為拉德國使入資本主義方面，以造成反俄的大團結。

然自近年以來，俄國方面的反攻，竟着着得勢，西歐方面，勞動運動蜂起，英國五百萬人的大罷工，實為空前所未有，同時亞洲方面的民族運動亦如火燎原，勢不可遏，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既先後獲得獨立，印度半島亦枕陸不甯，而中國革命的進展，尤使資本帝國主義各國震駭莫名。資本帝國主義各國於是亦起而為防禦戰，在英帝國主義之領導下，一致反俄，英國自己竟不惜犧牲其巨大的商業利益，對俄絕交。為鎮壓革命勢力起見，於是不顧一切，盡量反動。在國內實行法西斯帝的政治，竭力鎮壓勞動運動，在國外，則不顧一切人道正義等好聽的名詞，拿出狎獮面目，調兵派艦，對各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與

以極慘酷殘忍的摧抑，一方面，並於沿海邊一帶，造起反俄的防綫，從北冰洋岸之芬蘭起，直至黑海灣頭的羅馬尼亞，以防蘇俄勢力之西向發展。

以上便是蘇俄與資本帝國主義各國相對抗的現勢。惟蘇俄之援助東方弱小民族獨立，其動機本是爲的自利，想藉東方民族之獨立運動來增加其反資本帝國主義的聲勢。不然，倘是真正的爲着革命，那末苟非別有用意，決不至抹殺事實，不顧經濟的客觀的條件有否具備，想在生產落後的中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之理。考共產主義，即在蘇俄本國，亦嘗以實行失敗，於是乃退而爲國家資本主義之新經濟政策。蘇俄尙不能實行，乃必欲強施之於我國，吾真不知其意何居？若說是爲的革命的，則我國今日之需要，乃求民族之自由獨立的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而非無產階級獨裁的共產主義革命，蘇俄當局甯不知之？質言之，其動機無非是基於偏狹自私的心理，強人頹我，以在西方的共產主義革命計畫的失敗，因而謀桑榆之收，以遂其世界革命之野心而已。

閒話休提，却說自我國去年清黨反共，進而與俄絕交，於是俄國在東方的勢力，即受一大打擊。俄國爲保持其在東方的地位起見，於是乃別求與國，恰好日本爲對抗

英美，得以恣意侵略我國起見，亦想求一強力的援助，於是以前原，後籛等之使俄，日俄關係乃趨於妥協。日俄密約之說，喧傳一時。同時，英國方面以我國革命勢力的進展，在華利權大受損害，加以英美對抗的形勢，自三國海軍會議破裂以後，日益銳化，於是在東方亦很想拉攏他的舊友日本，日本爲得自由肆其對華侵略起見，也樂得彼此妥協，據傳以西藏方面的交換，兩國已有諒解。日本這樣拉攏於英俄之間，兩方討好，遂得毫無顧忌的實行其對華侵略。由此可知此次之山東事件，日本是已早有布置。即與美國，在去年底以雷芒德(Thomas W. Lamont)之遊日，曾有摩根銀公司向滿鐵會社投資之傳說。獨怪我國當局，昏聩糊塗，任人擺佈而不自知耳。

遠東方面之形勢如此，歐美方面的形勢怎樣呢？則資本帝國主義之各國，雖一般情勢已漸恢復至戰前狀態，但內其部，實無可諱言的含着不少衝突與矛盾。歐洲資本主義各國雖有產業同盟，國際經濟會議等設施想竭力謀彼此的團結，但是其力到底不能與新興的美資本主義爲敵。歐洲現狀是一步步的逼着不得不俯首受美國資本的支配。德國各地之到處美國化，不過是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因經濟權力之轉移，於是政治亦漸漸爲美國勢力所左右。裁軍

會議的主動是美國不必說，最近的非戰條約，也是美國發起，其實在奪國際聯盟的地位而置之美國之下。以歐洲的盟主，不但是歐洲，以全世界的盟主自居的英國，當此之時，見美國之着着逼逼，到讓無可讓的時候，自然只有頑強的反抗。現在差不多可說是到了時候了。

歐洲資本帝國主義各國這樣在二方面有蘇俄的威脅，在他方面復有美國的壓迫，形勢自然是很不利，但是不止如此，在各國之間，還有內部的衝突。法德兩國的感情，雖然經過了道斯計畫的實行，安全保障條約之訂立，但是始終沒有消除敵意。在法德兩國，右派的勢力都很得勢，我們於此就可窺見其個中消息。同時，法意兩國，亦很不和。意大利想伸足巴爾幹，獨霸亞得里亞海，當其衝者為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是法國指導下的小協約之一，且是法國的同盟國。故因法意兩國之對抗，巴爾幹的風雲，時時有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危機。再，法國之強大，把波蘭及小協約三國都置在自己勢力下，儼然中歐盟主，這是英國之所忌，故英國外交，甯親意而疎法。但是意大利在地中海的發展，在東非及阿拉伯方面之得勢，於英國海權，亦甚有影響，所以一方面英國亦要顧忌意大利。近頃以來，張伯倫的外交，竭力想調和法意，他也知道英國的地位是左

右作人難的。

這是帝國主義各國間內部的衝突，還有使歐洲資本主義不得保其安定的局面的，那便是各國境內弱小民族之不安與勞動運動的發展。歐洲資本帝國主義各國在亞非澳各有其殖民地，近年以來，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如火燎原，成為列強各國之大患，茲且擱過一邊不說。單說自凡爾賽和約以來，以疆界之改變，於是有許多德奧人民，現在却隸在波蘭，捷克，意大利的統治下，受異國政府的凌虐；還有斯拉夫與匈牙利的人民，現在却歸到受拉丁國家羅馬尼亞之統治。因此之故，歐洲各地，到處瀰着不安的空氣，加着年來因生活之困難，勞動運動的聲勢，日益張大，動搖不安的情勢乃更甚。雖然以資本帝國主義各國當局之權權壓迫，極力取締，（如英國有勞動組合法，法國有國家防衛法，日本有治安維持法，暴力行為取締法等，並且各國更以此為不足，竟實行廢止八小時勞動法，）一時表面現着平靜現象，但其不安的氣分，必定更為深入擴大，慢慢的蘊釀着，到了機會，是不難轟然爆發的。

我國所處的地位是這樣，我國國民革命的特殊性是如此，而國際間的形勢則是這樣，然則我們的革命，到底應取何種步驟呢？資本帝國主義，我們是無論如何要反對到底

的，但是同立在反帝國主義戰綫上的蘇俄，他的強人以類已的偏狹態度，也是我們所不能默爾看過的。於此，我們如欲打破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造成廣大的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綫，則總理在遺囑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話，是值得我們深長思的。同時，土耳其波斯，他們的革命，與我們的國民革命差不多，他們所處的地位，也與我們相似，據此，他們在外交上的經驗，實在也是值得我們的參考的。

我們的外交，向來是處在被動的地位，沒有自主的外交。自然，這在大殖民地地位的中國，是無足深怪的。但是現在，我們的革命，不是想打破這大殖民地的地位麼？爲

什麼我們的外交，仍依舊被動，不能拿出自主的革命的外交手段來呢？我們要知道，我們的革命，不但是在求中華民族之自由與獨立，並進而援助他弱小民族的解放，以我們現在國際間的地位，我們的革命，還必然的負着一種打開此資本主義的矛盾的局面，而另創自由平等的新世界的責任。我們若能拿出革命的自主的外交手段來，則國際政治的重心，固不難由歐美各國，移轉入我的掌握。否則，吾見其被人宰割而已，根本談不上外交！亦根本談不上革命！然而現在的外交當局，恰正低聲下氣請求各國修改不平等條約也！

(完)

中央畫報

上海中央日報新增中央畫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內容豐富，極有藝術價值。隨報附送，不取分文。零售每張三分。

上海望平街中央日報社

現代的文學

上田敏著 晏行譯

二、英美小說與大陸小說的比較——自然派小說

十九世紀的小說有二種：其一是描寫風俗的小說，法語爲 *Roman des moeurs*。其二是性格小說，法語爲 *Roman de caractère*。這二種到了罷爾碩克(Balzac)而合併。

然別的作者，亦因自己的技倆或趣味而傾向着二者中的某一邊。描寫風俗的小說大都容易傾于客觀的，描寫性格的小說大都容易傾于主觀的。在千八百四十五年以來的三十年間，這二者中的客觀的即描寫風俗人情的小說流行着，這一派的旨趣，是如實描寫自然，寫出實際，描出真實的真實，寫出 *vérité vraie* (真的事實)，即所謂「自然派」(Naturalism)。這主張中當然含着很多的真理；這主張的一面，尤其是與近代自然科學有關的一面，在自然科學不滅亡的限度內總是可爲藝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自然派的另一方面有這樣的確實的真理，但科學與藝術是不同的。其差別，前者用理來分析，後者則訴于情而綜合地味得。故過

于拿小說來同科學結合，就發生弊害，而缺乏趣味。其缺點即雖能精細描寫外部，而不能寫出其中心。這點於二三十年來已經暴露，自千八百八十五年到今日，可說是其反動的時代了。自然派在歐洲衰微了，只從外面描寫社會，人情，風俗的小說，人們已經看厭了。這自然派的小說的反動，就是性格小說的流行。性格小說即解剖某一個人的心而描寫出。從前的性格小說，是努力于細寫一個人的性格的，且大多是描寫著自己的性格的，故其小說幾近于自敘傳。現今則不然，雖然描寫性格，雖然描寫一個人的心，但其一個人的心爲全社會的縮圖，可在其中看出一小天地。所以不僅從外面描寫社會，而取一個代表人物或非常奇拔的例外人物來描寫，而一并表現其時代的社會。這是小說的大體方針，至于其寫法，則用極精細的，穿透人的心底裏的微妙的，細寫方法。從外面看來，現代的小說界

正在混亂的時代，不能辨別那一種是最流行的小說的定型。但現在的人正以沒有定型為特點。隨了自己的好尚，依了自己的智識的範圍，而着限于各種方面。不但在小說，在其他的精神界，現代的特色，一方面是同情，同時他方面是誠實。即一方是Sympathy，同時他方是Sincerity。拿了這兩者而大胆地描寫一切人類社會的，或人心中的一切變化，一切狀態，而毫無忌憚，便是現今的人的特色。

英美小說與歐洲小說之間，有很大的差異。簡言之，英美的現代小說缺少文學的價值，所及于人的思想界的影響也小。故有心人往往不能讀了英美的小說而開悟或有所得。就小說而論，英美的思想界是很貧乏的。反之，僅就小說看來，歐羅巴大陸，尤其是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俄羅斯等，思想界的進步很多。現代小說界的偉人，在俄羅斯與法蘭西最多，意大利，西班牙等處也有小說界的大人物。但這在研究英吉利文學的人却是遺憾。試看這三十年間或五十年間，在英吉利誰是小說界的巨人？或在亞美利加誰是小說界的天才？即有，也不過一人二人，且與現代歐羅巴大陸的多數人不足比較。

所以英美小說界雖有二三偉人，也並不在英美大得人

望，並不被全國民尊敬為非常的文學者。他們也不顧國民的冷淡的態度，只管用其微小的天才的力來孤立而著作。藉極少數的有眼力者的扶助，費了數十年間的苦心，終于贏得名聲。英美所流行的小說，大都是二等三等，或四等五等的一般人所歡喜的東西。

這是為甚麼原故呢？因為英國的社會，美國的社會，對於文學的態度與別國的態度大不相同。美國是最近創立的國，姑置不論；英國是從前的社會與今日的社會情形大變的國。十八世紀以前，這原是文學上雄飛的國，在文學的各方面多優越。近代歐羅巴的文學，其發源不在法蘭西，必在英吉利。但入了十九世紀以後，英國的良好文學集中于詩歌，即集中于韻文了，在這方面有優秀的作家出世。所以在韻文上，現今的英吉利亦不遜于歐洲大陸，人數也多。小說，在十九世紀中葉也有很好的作者。但因為與政治界同樣地到了平民主義，民主主義，即多數人民得勢的時代，就產生一種多數民衆所容易懂得的文學，小說，變成趨向衆意的阿世的態度。小說家但求能使人泣，能使人笑，不觸多數人的忌避，不招多數人的誤解，避去他人的抵抗，而博衆人的喝采。所以十九世紀的英國詩歌雖然優良，而小說漸漸墮落了。在亞美利加，小說的讀者

衆多起來，這傾向愈甚。所以英美的有心人，不在小說中求慰藉，不在小說中求興味。而甯在論文及小品文之類中發見好的思想，于是小說愈加被輕蔑。小說愈加被輕蔑，就愈加墮落了。

英美唯詩歌可尊而小說漸趨衰廢，其理由已如上述。然其更深一層的內面的原因是甚麼呢？簡言之，是因爲英美人尊重商業，過于貴重金錢，過于注于實行的方面，而怠于無形的思想上的活動，以致造成這樣的結果。又因爲不像德意志或法蘭西，始終不受着思想上的刺激。英吉利與亞美利加，限于一個島或一片大陸，在思想上差不多是鎖國。其中特別優秀的人原不一定如此，但一般民衆皆有鎖國的傾向。雖然是自由貿易的國，但思想上却是保守貿易的國。種種的思想的輸入須出繁重的關稅，頗不易爲世界的大勢所動搖。因這原故，他們對於近代的難問題有無視的傾向，這不是思想的愈加落伍麼？

如上所說，英吉利是這樣不良的。然而並非全部如此。英吉利的富，是貴族有巨產而平民依然貧窮的。其思想上也如此，大有貧富的懸隔。優越的人非常優越，尋常人竟無學——或不致無學，但少有能自進而考察問題的人。故英吉利是思想沈滯的國，有偏見的國。這在一方面看來

是好的，但在思想上是漸漸衰微下去的原因。對於人生的問題，當然沒有人說好說壞，即在社會的改良，道德的增進上，其實如何，全體人類情形甚難等觀察，在英美人也不要正面觀看，他們歡喜在臭的東西上加蓋。故大陸的人稱之爲「British Canis」，就是對於他們的在臭的東西上加蓋的主義的嘲笑的名稱。人們對於壞的東西往往不看。對於與人無關係的事，英美人很注意，而對於與人有關係的事，他們反而閉目，這是他們的 *bourgeoisie* 的態度。

所以在小說上，他們不歡喜描寫真的人生，無論風俗，性格，他們都不歡喜寫出真的人間的真相。他們不歡喜過于接觸根本的思想。例如人類社會中的根本的事實是「飢」與「愛」即 *Hunger* 與 *Love*。這真是事實，猶之在人生的內奧的發條，是活動的根源。但他們不歡喜描寫這種。寫貧民的悲慘的光景的小說，在英吉利沒有人要買；寫伯爵夫人，侯爵夫人的所謂「*Society novel*」即描寫交際社會的小說，就很少有人要買。他們自己不入交際社會，讀小說而在空想中出入於交際社會。所以普通都把小說當作消閒物而讀。寫現今的社會中的貧民情形的，所寫的是極惡的方面，故他們不要看。又在人的愛的方面也是如此，關

於戀愛的，在他們很謙遜。但十八世紀中葉以前英吉利決不如此。十九世紀的「French」海戰以後的「Victorian age」的英吉利，起了所謂偽君子的風潮，或偽善的行為，思想界多模仿駝鳥的態度。駝鳥被人追趕的時候，把頭鑽入叢草中，以爲自己的身體已經隱蔽了。這實在是極淺薄的求安的態度。所以像迭更斯(Dickens)一流的人，也絕不談起 Hunger 與 Love 的根本問題。只有迭更斯的友人薩卡雷(William Thackeray)是非常優越的人，又是愛大陸的影響的人，故最爲開通。薩卡雷用大陸的態度而當面觀看社會，然其在一般社會的人望反比迭更斯輕得多。

英美入了十九世紀，在言語上也大戒嚴，對於人類社會中的某一部分的事件竟不得公言了。例如在女人面前不得說起「禰」之一字。這樣窮屈的社會，在希臘，在羅馬，在歐洲大陸，都沒有，只有英吉利有之。英語中有「belly」一字，但這在英文中決計不用。詩歌中特別許可，但在普通文章中決計不用。甚至連「Bore」一字也不行，連「legs」也不用。又像「臀」這種字，也不直接說出，而以「後」等字來代用。倘直接說了就惹人笑，但在必要的時候是不妨的。「叢書」中明明說着。「叢書」是非常的 Outspoken 的文學。「叢書」特別許可。故在英吉利，亞美利加，一

星期中六天不准用這等字，只有星期日一天許用，真是窮屈的狀態！有這樣的卑怯的態度，故決不能真實地寫出人的心。但莎翁等決不取這種卑怯的態度。試讀其 *Comedies* and *Tragedies*，實在有可驚的地方。Julius 的乳母對 Julius 全無忌諱地說許多滑稽的話，實在可驚。倘隱去莎翁的名字而僅把這一部分寫出來給人看，當局一定要認爲了不得而禁止發賣了。然而英美人對於莎翁當作別論，因爲他是像神一樣尊貴的人，不妨視爲與「叢書」同列。但也有很頑固的人，列如十九世紀初的鮑特勒(Bowler)，讀了莎翁的作品說有非常猥褻之處，特別自己出錢，把不好的地方刪去或混過，而發行改正版。所以此後把大文學中刪除數處而特爲青年子女出版的書，名曰 Bowdlerized edition。

這種呆腔，在大陸實在少有的。然而不是說大陸的人是對青年子女隨便地說出人類的一切活動的。不過對於文學的態度不同。英美人用輕蔑的眼來對付小說。在大陸則小說是文學的一種。尤其是在現代，小說佔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小說是認真的人成了大人後而方可讀的書，這觀念大陸人比英美人強。故青年子女所宜讀的書與大人的讀物是別種的。無論何人均可讀的，沒有文學上的價值而又沒有害的 *faux-titres* 的書，給孩子們讀的冒險談，尤其

是除外男女關係的書，非常地多。但這等不能視為小說。小說是與劇同樣的認真的書。簡言之，他們尊敬文學，即使寫着的很亂暴的事，只要用嚴肅的態度來寫，決不能說是壞事。於是小說的作法也就愈加嚴肅，愈加大胆地寫出人生的一切情形了。但在英吉利，即使有人努力這種描寫，也沒有讀的人。倘是論文或學術的書，原有人讀；但倘說是小說，人就侮蔑而不要讀了。故嚴肅的小說的作者就愈加少起來。因這原故，英美在今日小說很不發達。

在英吉利的小說家中，其作品比大陸不遜色的人，實在少得很。就近年而論，前數年逝世的梅雷地斯 (George Meredith) 是其一。他的作品是十九世紀的誇物。還有一人，即湯馬斯哈地 (Thomas Hardy)。這二人是共負了英吉利文壇的立音的人。其他還有惠爾斯 (H.G. Wells)，基伯林 (R. Kipling)。又有孔拉德 (Joseph Conrad)，也是英文壇上有名的人，但他不是英人，是波蘭人。少時當船員，中年罷職，後做了小說家。這人是波蘭人，故用波蘭語作文是應當的；然波蘭語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廣播於世界，又幸而他一樣地懂得法語與英語，故起初用法語來作，後來在英國，就用英文來作，終於在英文壇上得了名。這人也可說是英文壇上的誇物，不過不是英人而是波蘭

人。這樣看來，純粹的英人的小說家竟少得很。只有近年逝世的史蒂文生 (R. L. Stevenson) 很有意義。這人死在南洋的 Samoa 島上。起初是生肺病，肺病是只要有錢就可保住性命的病。但這人患肺病而沒有錢，雖不休養，也只管生活着。患肺病者必居在溫暖的地方，所以他起初在法蘭西的鄉下地方著作，漸漸南行，到意大利，終於移居到加里福尼亞。這時候他的書漸有人要買，他就這時候告奮勇，結婚了。此後移于沙漠亞島上去，一面養生，一面著書。書漸漸推銷，他的身體也非常強壯起來。然他的肺依然不好，強壯的身體要不過弱的肺，終於死了。但這人也

是蘇格蘭產，不能說是純粹的英人。

這樣看來，除了前述的二偉人以外，其他可數的簡直沒有。且二偉人中，梅雷地斯雖作出很好的作品，而沒有人要買。到了二三十年前始漸有銷場。那時候有限力的人評他為英國第一，世界第一，而追崇他。然而其書的推銷也不過與普通一般的作家差不多而已，通俗的小說家往往賣脫了自己的小說之後，立刻拿這筆錢到鄉下來買一塊大地皮。梅雷地斯在生涯中終於不見這種「成功」，只是聽了良心的命令而繼續努力。哈地則比梅雷地斯更為英人所不歡喜。因為哈地是字信叔本華 (Schopenhauer) 哲學的，

即抱厭世主義的，而厭世主義是維多利亞朝的英人的大禁物。做拿破崙時代的夢而坐吃昔日的遺產的人很多，故一說起這種事，就被視為故意騷擾世間的好事的論者。然哈地是厭世主義者，他的思想以為人間有運命，運命恰好比從前希臘的劇中的神，是蹂躪人間的善惡的一種可怕的力。抱了這種思想而著書，故其書決不為世間人所歡喜。他是大家，然而他的書銷路也不廣。

講到亞美利加，實在難於舉名了。十九世紀初有亞倫坡 (Edgar Allan Poe)。這人生前非常受人攻擊。死後在亞美利加一般人之間批評也不好。然而亞倫坡一躍而為世界的詩人，世界的思想家。但倘說在亞美利加亞倫坡是第一詩人，亞美利加人必然動怒。他們非常稱讚郎費洛 (Lord Byron) 等，却不許亞倫坡為亞美利加第一詩人。為甚麼原故？因為亞倫坡是飲酒家。這實在是無理的思想。亞倫坡以後，只有詩人輝德曼 (Walt Whitman)，但亞美利加人也厭惡他。所以倘用亞倫坡，輝德曼來讚美亞美利加文學，他們非常不高興。且他們所用的語不是真的英語，是亞美利加派的英語。近來有霍惠爾斯 (W. D. Howells)，作寫實的小說，又有近年死去的威廉乾讓斯 (William James)，及其兄弟亨利乾讓斯 (Henry James) 一九一六

年春逝世)。這人受法蘭西文學的影響很多。且不住在亞美利加而住在法蘭西，近年又住在英吉利，故不能說是真的亞美利加的小說家。這人的小說中有很有趣的描寫，然而很難解。前述的梅雷地斯的小說是以難解有名的，亨利的小說更為難解。試拿這二人的小說來讀五頁看，梅雷地斯的一讀就曉得是難的文章，亨利的初見似是容易讀的，但讀下去漸漸困難起來。前者是不懂的，故不懂；後者似是懂的，却不懂。且甚至文章不好。文章如何且不說，總之，兩人都是偉大的人。英美的小說界到這裏，非經一轉化決不能得良好的成績了。但這是照非常高的標準而說的。僅就現代而論，梅雷地斯，哈地，亨利乾讓斯等是英美小說界的最高權威的人了。

因了上述的關係，現今的認真的讀小說的人，奉為與詩歌比肩的嚴正的文學，而用尊敬的態度來讀小說的人，宜讀大陸的文學。現在倘有籠閉在書齋中讀迭更斯全集的人，我要勸其可讀莫泊三全集或屠格涅夫 (Turgenev) 全集。現代人讀屠格涅夫尤宜。迭更斯與屠格涅夫，是西洋文學上的兩極端。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之反應(六)

江紹原

——小品二八四至二九一——

收到周啓明先生從北京寄下的醫學週刊(丙寅醫學社編輯)一份，招勉之，孫伏園兩君從上海報剪下寄來的新聞兩則，又伏園兄手抄的李衛改建杭州天主堂爲天后堂的石記。

二八四所引「癩國醫語」，是二個舊醫學校所出的講義帶宣傳品。此種刊物，必不只杭州有，我見聞有限，敬蒙讀者代爲搜求。通信請仍寄：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二八四)肝的葉數，部位，分量

(1)毛景義編輯的「中西醫話」中頗有些於我們有用的資料；但假使我用的石印本可據，他有時只抄旁人之文而不注明出處，這未免可惜。例如我們今日要從零四中引的一段，原實見唐宗海的「中西匯通醫經精義」卷上。

肝 舊說七葉，居左(石印本醫話誤作「在」)脊下，

非也。西醫云四葉，後據脊，前連膈膜，膽附於肝之短葉間，膈即附脊連肝，從肝中生出，前連胸膈，肝體半在膈上，半在膈下，實不偏居於左。膈居左者，不過應「震」(木)東方位，自當配在左耳。(唐氏原書另有幾句也應引在這裏：「舊說言肝居左，而說言肝居右，然其系實居脊間正中。至診脈分都左右，亦從其氣化而分，非以形而分也。」)

(2)自號癩國居士的傅樂觀，著有「組織學翼語」與「癩國醫語」(翼語，未見；醫語卷一，成於民國十年，浙江中醫專門學校刊行，是否翼品不詳，浙江圖書館所藏，係該校捐入者)。關於本問題，「醫語」卷一頁廿七至廿九有傅氏與學生朱慶熙之下列問答：——

又問曰：肝之形如葉，有七，左三而右四，並居於左。今西醫言肝葉只四面居於右，又曰居中。果在

左，在右，在中乎？其數又若何？

答曰：按「難經」四十二難云，肝葉，左三葉，右四葉；又按「難經」四十一難云，肝獨兩葉。楊氏注云：肝者，據大葉而言之，則是兩葉，若據小葉而言之，則多葉矣。按肝形，其大葉却是兩葉，而葉之下部分各分文爲二，此中醫之所謂兩，西醫之所謂四者，殆即指此耳。至於所居部位：西醫曰肝在於右；中醫「刺禁論」曰，「肝生於左」，滑氏注云，「肝之爲藏，其治在左，其藏在右脅右腎之前，並胃着脊之第九椎」。然則肝明明在右，中醫已早言矣（刺禁論，素問一篇之名；滑氏想係元人滑伯仁——江註）。刺禁論注所謂生於左者言所生之氣應於左，故所治亦當在左耳，不然，何以不謂「居於左」而曰「生於左」乎。至於居中之說，尤不待辯；心在肺之下，膈之上，不偏左右而居中，此固盡人皆知也；然素問「陰陽離合論」云，「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廣明者心，太陰者脾也；「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者胃也；「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太衝者衝脈也，少陰者腎也；「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者膀胱也；少陰之前，名

曰厥陰，腎前之上，肝之位也；總則廣明居南方之正，其餘者祇言上下前後而不言左右，是可知皆居於中也。所謂在右脅右腎之前者，指肝之下部分而言也；所謂並胃着脊之第九椎者，指肝之上部分所據之處而言也；脊居背之中央，則肝實繫於中而偏於右，上部分居中，下部分偏右耳。要之：肝藏後於脊，前連膈，上半在膈下，實不在左，所謂左者，不過應東方震木而氣在左耳。故診脈分部左右，亦應其氣化而分，非以形而分也。

即使素問「生於左」三字不應釋爲「居於左」，而難經四十一難已知肝之「大葉」凡兩，然西洋解剖學輸入之前，漢醫却都沿襲舊說，以爲肝七葉而居左。唐宗海看了「全體新論」一類的書，幾恍然大悟，知道肝葉四而不居左；燾園居士生於西說已得普遍認可之時，於是不但也不擁護葉七居左之說，且能引素問及各家的注以證古人本無此主張。這固然是很可喜的。然現在各省的漢醫，不見得個個讀過滑註刺禁論，全體新論，中西醫判，燾園醫語，這般未受過西學影響的人們，或許至今還夢想肝居左而七葉。至於肝位既居右何以氣又應左，尤其說不通。唐傳二人承襲肝不居左而仍不敢否認左手配肝的診法，真令人

失笑。

※ ※ ※ ※ ※ ※

爛圖居士只是節引難經，其全文如下：

四十一難 肝調有兩葉，以何應也？然肝者東方木也，

木者，春也，萬物之始生，其尚幼小，意無所親，

去太陰（脾）尚近，離太陽（膀胱）不遠，猶有兩

心，故今有兩葉，亦應生葉也。

四十二難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

主藏魂。

一部份古人所以要說肝居左，是不難索解的：他們先

以五行中的「木」配五臟中的肝，木為五方中東方所生，

東配八卦中的「震」，震居左，故肝亦應居左。至於肝的

分量為什麼要定四斤四兩，如難經四十一難所云，則此刻

我還答不出。兩葉之解釋，亦見四十一難，其幼稚可笑，

人人可以看出，故不多說。七葉必亦有說，雖則難經不之

載；張世賢註云「左三右四，陰多陽少也」，或與古人之

意不悖歟。

(1) 附難經四十一難肝有兩葉之圖（明人張世賢繪）



(2) 附王清任醫林改錯肝形古圖新圖及原說明

肝左
右三葉
左四葉
凡七葉



肝四葉
附右邊
肝左



總提是肝上
肝又長了總提
之上大面向上後
連于脊肝體望
寬非腸胃時脫
可此是也蓋五

(二八五) 肝與肺、筋、目、淚、爪、魂六者之關係

漢醫自以爲不但知道臟腑之分量，部位，形狀，及彼此之關係，而且知道它們各與人體其他器官或部份之關係，以及其各爲何種精神現象之所由出。

漢醫所說肝之部位形狀，見上條。今續述肝之其他各點。唐宗海之「醫經精義」卷上於「其主，肺也」，「肝在體爲筋」，「肝之合，筋也」，「在竅爲目」，「其液爲淚」，「其榮爪也」，「肝藏魂」，「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各條下，均繫以詳註，茲按上列次序引之。

(1) 其主，肺也。○肝主血，主清陽之氣，必得肺金制之，木不鬱而爲火，則清氣得升，血脈和暢；如金不能平木，則肝火上升，爲痰欬，虛癆，失血等證。(頁二十)

按：漢醫以肝配木，以肺配金；金是理應勝木的，故肺金能制肝木時，肝木便不至於成火而阻礙清氣之上升；反之，若肺金太弱，則肝木必鬱而爲火，於是痰欬等病。用五行說來定肝肺間之關係，既屬不經，則肝火上升之病理，自然也站不住。

(2) (甲) 在體爲筋 ○筋連於骨，蓋骨屬腎水，筋屬肝

木，乃水生木之義，以應天甲乙之象。究肝生筋之迹，實用肝膈連及周身之膜，由膜而連及於筋也。西醫剖視，見白膜包裹瘦肉，而兩頭即生筋也。然彼但言筋之體，未言筋之根。唯內經以筋屬肝，是從肝膈而發出膜網，然後生筋。若不尋出筋之源頭，則筋病不知治法。(頁五)

(2) (乙) 肝之合，筋也。○筋象甲乙木，故爲肝所合。人但知筋著於骨節間，而不知筋實與肝通。蓋肝中有大膈膜，內連肥網，外連皮膚，凡有瘦肉，皆有網膜包之，其兩頭皆連於筋，肝之氣即由內膈膜發爲外之網膜，由網膜而發爲筋，筋所以爲肝之合也。中醫但言其義，未言其形，今借西法指出迹象，尤爲確實。「合」者，相連之謂也。凡痠痠筋抽，皆是內膜伸縮收放，因牽動其筋而然。若不知筋所發生之源，則不能治也。(頁十九)

(2) (丙) 其華在爪。○爪是筋之餘，肝主筋，故其華在爪。

按：肝合筋一語，本無深理，何必用西洋的解剖學知識強證之乎？由此語推出的治療學以及肝之華在爪之說，不消說是也不能成立的。

(3) (甲) 在竅爲目。○肝脈交頰入腦，由腦而通於目，故肝開竅於目。肝藏魂，晝則魂遊於目而爲視，夜寐則

目閉，魂復返於肝。西醫剖視眼珠，極費重疊細絡之妙，受光照察之神。然試問瞳開寐閉，童子瞳子之所由生，則不知也。又使無神水，而欲其受外光能乎。惟心火腎水，交會於腦，合肝脈注目中，肝者，心之母，腎之子，故併二臟之精而開察於目。西醫之精，能將斜目修削使正，然不久仍斜；不知病源，剖割何益哉。（頁六）

(a)(c)其液為淚。○目為肝竅，故淚為肝液。

按：肝在竅為目，又是一句空話，故治目疾應從理肝下手及淚為肝液云云，也毫無可信之價值。

(4)肝臟魂。○魂者，陽之精，氣之靈也。人身氣為陽，血為陰，陽無陰不附，氣無血不留，肝主血，而內含陽氣，是之謂魂。究魂之根原，則生於坎水之一陽，推魂之功用，則發為乾金之元氣；不藏於肺而藏於肝者，陽潛於陰也，不藏於腎而藏於肝者，陰出之陽也。晝則魂遊於目而為視，夜則魂歸於肝而為寐，魂不安者夢多，魂不强者虛怯。西醫不知魂是何物，故不言及於夢，然西人知覺，與華人同，試問彼夜寐恍惚，若有所見者，是何事物，因何緣故，則彼將啞然，蓋魂非剖割所能採取，而夢非器具所能測量，故彼不知也。（其下「肺藏魄」條：魂主動而魄主靜，……人死為鬼，魄氣所變也。凡魂魄皆無

形有象，變化莫測，西醫剖割而不見，遂置弗道，夫誠醫而不及魂魄，安知生死之說哉。）（見頁十八至十九）

按：唐氏所及知的西醫，或不言魂，然來華的西教士以及西洋本土某種學者則言之，唐氏不之知耳。中國人對於那「非剖割所能採取」的魂是頗留戀的，故唐氏著書後不到四十年，張君勛將杜里舒(Dr. D. S. D. S.)運來大講其「生機主義」(參看我譯的「實生論」，亞東書局發行，及商務書館發行的「杜里舒講演錄」。夢學在西洋近來的進步，唐氏自然也不知道(看舒新城的小書「夢」，中華書局發行)。

(5)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凡人身之陰陽，陰主靜，靜則有守，陽主動，動則有為。肝為厥陰經，乃陰之盡也，故其性堅忍而有守，厥陰中見少陽，陰盡陽生，胆火居於肝中，陰中含陽，陽氣發動，故能有為；謀慮從此而出，所以稱為將軍之官。故肝氣橫者，敢為狂亂，肝氣虛者，每存懼怯。（頁二十五）

按：這又是毫無根據的話。

合看小品二八四及本條所引唐宗海的話，便知他所稱「匯通」「折衷」真不值一文錢；舊說中已被西洋醫學用實證駁倒了的諸點，他不敢再信為真，然舊說中更加恍惚

無憑之處而西醫尚未暇詳駁者，則他仍看作至理。他始終沒覺悟人身內外表裏的關係影響以及「肉體」「精神」的關係影響，總不是憑藉陰陽五行說所能發見說明的。我們必須早點把「中國固有」的這些謬誤完全去開，專心致志的去研究中國固無的生理，病理，心理等學。

(二八六)中國固有的肝學被西學打手余雲岫

打倒了

唐宗海的那一套肝譚，是「有所本」的，所本非他，乃漢醫寶典「素問」經。余雲岫先生的「靈素商兌」曾引該經的一段而痛駁之如下（我本打算爲余先生的全書作一提要以餉讀者，且已作了一小半——即小品二六七，但現已決計不續作，而改將其中各部，在適當時分別引用。又伏園來函云，此書在上海華豐印刷所排印，「似係初版售完，正在重板」。我所用係杭州王吉良先生惠假）：「

素問陰陽大象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臟爲肝，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擾，在竅爲目，

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傷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又「五運行」所載，與此略同。凡靈素全書，論列臟腑之功能變化，病疾之起伏傳導，內外表裏之關係影響，其謬誤皆根本於此，乃荒謬之巢穴也，不得不痛擊之。願其恍惚之論……如道生智，玄生神之類，則置之弗辯。

所謂風者，由空氣流動而生。……地球當赤道，受太陽光熱最烈，地面亦最熱，空氣亦熱，……故赤道下層之風恆自南北來……赤道上層之風，恆向南北去也。此理論之風，規則之最正者也。然……風之方向，受地理上，氣候上種種複雜之影響，不能如式而推矣。東方非風發源之地，亦非風製造之所，而東方生風之說，爲不經矣。

木之生也由種子，種之生也由胎孕，孕之成也由雌雄蓋之交，雌雄蓋之相近者，或自爲交接，其隔遠者，或因蜂，或因蝶，或因鳥，或因風之飄盪而至。是風者，不過諸媒介中之一種，焉得以生木之功，全歸之耶？風之爲媒介，不過諸功用中之一種，又焉得以風之功，全在生木耶？風非製木之原料，亦非木之父母，安得謂之生木乎？

至於酸，非由木生也。諸強酸如鹽酸硝酸硫酸，皆屬無酸。有機酸中，醋酸為強，諸果酸其小焉者也。且木亦不僅生酸；植物有機成分中之有強大生理作用者，乃在鹼性反應之類鹽基質也。

酸生肝之語，愈不可解。致肝藏之原質，除水及油質蛋白之外，最多者為動物澱粉，次為普林基，次至於尿酸肉尿酸之類，其少焉者也。無論其中酸類成分所含極少，即如動物澱粉等，其醫化學上生成之原因，亦非待酸而就也。然則酸生肝之說，又荒謬矣。

筋，說文云，肉之力也，从肉从力从竹，竹，物之多筋者也；集韻又音乾，曰，大臆也。以古代之智識推之，即今之所謂髓（Spine）已。胎生學上，筋之發生，不與肝相涉也，肝之生也由內胚葉，肌肉之生也由中胚葉，自受胎約四日後，已劃然分別，安得比而同之耶？

又胎生學上，心之發生最早，肝乃在腸胃發生之後，是則肝生筋，筋生心之說，為與事實顛倒，純乎盲說謬語而已。

肝與目之關係，於解剖學上求之，不見有相聯絡之痕跡，生理學上亦無相干之作用，病理學，醫化學中，

曾不能得其相依輔之點。諸肝病證候之及於目者，惟黃疸為著。黃疸之發也，由肝膽胆汁之滯流，入於血液，播諸全身；而着色於內外臟器也；其症候之見於外者，則全身皮膚之變而為黃色也，而眼中內結膜，純白無色，其着色與否，最易識別，故黃疸之有無，半驗目之黃否，以其鮮明易見也。然則黃疸者，非偏於目有黃染特性，其對於身體各部，平均無厚薄，但皮膚等處，本帶雜色，不易顯露，不易分別，故若先皇於眼白耳。肝主目之言，無根捏造，不可信也。

其餘怒傷肝，風傷筋，酸傷筋諸說，徧攷生理，病理，醫化學，精神病學諸著述，及近時諸碩學之試驗報告，皆無有交相發明之點，皆替說也。（以上見原書頁九至十一）

余君這様用科學智識來「痛擊」素問，漢醫見了，只能生氣，要想駁回，是無法的。又余君的一番話，固然不見得只有余君一人能够說。但旁的新醫，或因其淺迫而不屑說；或忙於診務，「院務」，研究（？）而無暇說；或因洞達世務怕得罪人而不願說，獨余君一人肯痛快的透澈的說了，真是一樁功德事。「靈素商兌」一書，重「百板」也不為多；我若是個富翁，必定印它十萬本流通全國。

(二八七) 心裏或心旁的小人兒；入教者之受

藥(附)

魏源的海國圖志說過，入天主教者須先吞藥丸一枚，此藥下肚之後，變爲寸許的女形，眉目如生，乃天主聖母也，久則手抱人心，其人自然專誠奉教，至死不疑（見小品二六九）。我願凡讀魏書者都能够知道，心上或心中會有小人在作怪云云，其實又是我國本有的迷信話。今日請爲諸君引一段書以證之。近人王葆心虞初志（序於庚申，西一九二零）甲編卷一頁廿三至廿四云：

見聞隨筆，載科爾沁僧忠王，在鹿邑攻破金家樓，獲妖婦邵王氏，訊問處死，剖腹之時，刀不能入，胸中若物拒之者，王怒，令塗以穢物，仍堅不受刃，因祭刀鈴印刀口，王親視行刑，劃然開解，心包之內，裹一小人，長三寸許，鬚眉畢具男形，以石灰澆之，凡參謁者皆出以傳玩，殆所謂姦女嬰兒也，是其內丹已結矣。按：此亦三娘三姑之流（紹原注：烏三娘及劉三姑事，見本書），其雙修性命，又在諸婦武勇之上，惜乎其與捻匪爲緣也。或曰不然，此種當以心理學解之。情史類編，載至元間，松江李彥直，與女郎

張麗容相悅，後爲阿魯政所得，兩人皆死，焚女，女心不灰，足踐出一物，儼然彥直也，彥直心中亦有一物相等。又有一商，泊舟，與岸上女相視，月餘後商去，女病死，焚其尸，獨心不死，如蠟，磨之，見中有舟，舟中有人。又一婦好山水，日臨玩成心疾，死焚之，惟心不化，堅如石；有波斯胡重價購去，鋸成片，中有山水樹木如化。觀此三事，焉知邵王氏心包中之男形，不與此同類也耶？若云內丹，不應成男形，女子太陰，鍊形亦無竟成男形之說，委氏所云，蓋未解此，惟以近世心靈學解之則得矣。近黃天河金靈逸墨，襲情史商舟與岸女事，緣飾爲楚州生與浙賈女子在南澤之事，而蕉窗雨話又以松江李彥直誤爲閩人顏生與張麗容事，而易阿魯政魯台爲滿洲人官闖將軍者，皆小說改頭換面互襲之習，爲糾正之。

旁書中類似的妄說尙多，要徵引是再容易不過的。它們既然完全是無根之譚，所以內丹鍊成之解說固然不必，即王葆心所提議的向近世心靈學去求解，也半點用不着。玉珂說我們在北京時用過的一個女僕，曾入理教（？）不飲酒，不吸煙；據她說入教者例須受藥，服後濟三日，這樣不但能將從前所積的煙毒酒毒及種種「不乾淨」去清，

而且包管以後見煙酒自厭。然則天主教徒吞受九藥之說，又是用「中國固有」之俗去搗摩西教者所造的話頭了。

十七年六月六日。

望遠鏡擲跑了天上的玉皇大帝

解剖刀送終了體內的姪女嬰兒

善哉！善哉！

六月七日。

(二八八)泰西「脈絡圖說」

十七年六月四日，買到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廣陽記（共雜五卷，頁百六十），著者係大興劉獻廷（繼莊），別號廣陽子。據卷末王源所撰墓表，劉生於戊子，卒於乙亥（康熙四七年至乾隆二十年，一七零八至一七五五），享年四十有八。另有刪本，視此足少十之四，節次不盡同，然亦有刪本有之而足本轉不載者，故潘祖蔭氏之跋，斷此書初係隨手札記，未有定本，後人傳寫，詳略不同，遂多同異耳。

卷二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為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為詐，誣之官，官令程鑾驗之，果男子矣，遂雉髮留辮，解足繩，易男子裝，學剃頭取耳以為業，今三年餘矣，列肆於市。……余憶泰西

人身之說，言女變為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為女，則決無此理矣。說在「脈絡圖說」中，可檢也。（頁四十）脈絡圖說不知是否羅雅谷「人身圖說」之一部，容將來攷之。

(二八九)南鉛一石出銀四兩

下條見廣陽雜記卷二（頁五十三）：——

紫庭（劉之友人）言西洋有製南鉛法，每鉛一石，追出銀四兩，銅六斤，餘皆變為黑鉛，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鉛置南鉛，則南鉛皆變為黑鉛，然為時頗（須或頗之誤？）久，若不多折耗，則利亦可倍。

讀此可知西人能變鉛為銀之說，雖富有科學精神之士如趙氏之流亦不之疑。參看小品下條。

(二九零)銀銅混合質之化分

A Study of Chinese Alchemy (中國鍊丹術攷)

美國斯丹福大學華文教授Obed S. Johnson著

一九二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價三元，九折

我們歡迎本國出版界印行洋人講中國東西的著作，一來我們容易看到買到，二來價錢或可比西洋便宜一點（？）。

此書想證明西洋的 Volhany (舊譯點金術) 本是從中國傳去的。做序的 Dr. Williams (加州大學華文教授) 也頗以此說為然。我尚未將全書仔細看完，不必多說，今日只要引其五至一零六上面的幾句。

原註：其法 M. Stanislaus Julien 曾敘述之，見氏所著 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Empire chinois (Paris, 1869) 頁五一及五二。E. Biot 有一篇有價值的論文載於 Journal Asiatique (1835), II, 3, 頁十四卷，頁一三零至一五四。此文題為 Sur quelques Procédes industriels connus en Chine au XVIe siècle, 係根據華文材料寫成，大部份係述說提鍊五金之法，鍊成之品，實業界如何利用之，亦及焉。

我國舊時，的確知道怎樣把相雜的銀銅分開。本草綱目卷八「銀」條引宋人蘇頌之語曰：「銀在鑄中，與銅相雜，士人求得，以鉛再三煎煉方成，故為熟銀。」同書同卷「密陀僧」條又引同人之語曰：「今嶺南閩中銀銅冶處亦有之，是銀鉛。其初采礦時，銀銅相雜，先以鉛同煎煉，銀隨鉛出；又采山木葉煨灰，開地作爐，填灰其中，謂之灰池，候冷鉛於灰上，更加火鍛，鉛滲灰下，銀住灰上，罷火池，置銀鉛於灰上，更加火鍛，積久成此物，未必自胡中來也。」按：唐本草謂密陀僧出波斯國，故蘇頌辨正之如上。

劉獻廷所謂「南鉛」，未必就是這裏所說的雜銅的銀吧；如果是，則加鉛化分法本為我國所有，並非傳自泰西；而且這只是用鉛使銀銅可以分開，並非非傳自秦隸，明知劉氏，豈有不知之理。南鉛究竟是什麼，我實在不知道（辭源不載，此外我一時又找不到可查的書）。但

我有一點疑心泰西人煉鉛（南鉛也罷，普通鉛也罷）之說只是一個以固有的對於鉛的迷信（或偏見）為基礎而生出的執迷見解。舊時人對於鉛的迷信，從下面一段話可見一斑：「鉛乃五金之祖；銀抗有鉛，是白金之祖矣；而中有鉛氣，是赤金之祖矣；與鉛同氣，是白金之祖矣。」（本草綱目卷八「鉛」條引）。至於天主教人中國前，此土是否已經有鍊鉛為銀之說，我現在又是回答不出。

十七年六月七日。

(二九一) 馬醫為子開刀 (附)

下亦見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頁五三：「饒卿言：有馬醫子病癩，脊間有塊，癢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狀，剔出，刀斧不能割斷，其物既出，而子筋鼻間兩鬚，然，撫其胸間微溫，遂縱刀割處，置之於地，久之漸斃，經一晝夜，聞微溫，索湯水，生矣。調治久之而愈。此事雖怪誕，然有至理，華陀之方，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於此別開一路。」

劉氏有此等見識，若生於今日，目觀西醫外科理論之精，技術之巧，不知他將如何歡喜贊嘆也。

英國農民的政治運動概觀

周憲文

一、工黨與農民運動

(一)英國議會的現狀。未入本論之先，試一觀察英國議會的現狀如何？其一九二四年十月，即最近一次總選舉的結果如次（据 Herbert Tracey: *The Book of The Labour Party*, Vol. I, P. 15）：

保守黨	四一一名
工黨	一五一名
自由黨	四二名
其他	六名

自此之後，以至本年（一九二八年）三月，共有過四十次的補缺選舉。結果，保守黨減少了九名，工黨增加了六名，自由黨增加了兩名（据本年三月十日日本大阪朝日新聞）。

(二)工黨參加議會的狀況。在現在英國國會中，工黨雖占有所屬議員百五十七名，但當其創立之初，僅有議員兩名。試觀其歷年選舉狀況如左（*Report of The 2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bour Party P. 7.）：

年次	候補者數	當選者數	得票數
一九〇〇	一五	二	六一、六九八
一九〇六	五〇	二九	三三三、一九五
一九一〇	七八	四〇	五〇五、六九〇
一九一八	三六〇	五七	二、二四四、九四五
一九二二	四一四	四二	四、三三六、七三三
一九二三	四二七	一九五	四、三四八、三七九
一九二四	五一四	一五一	五、四八七、六二〇

夫工黨成立於一九〇〇年，初名勞動代表委員會（*The Labour Representative Committee*），後改稱工黨（*Labour Party*）。其選送於國會的議員，漸次增加，至一九二三年，達到了最高潮，共有議員一九五名。雖於翌年（一九二四年）減少了四十四名，但其所得票數反而增加，由此可知，工黨的實質，仍在發展。

由工黨尚未成立以前，即由初次選出勞動議員的一八七四年至一九二二年，其間全勞動議員（當然，包含工黨議員）的發展狀況如左（Labour Research Dept. Labour and Capital in Parliament）：

年次	工黨議員	工黨以外的勞動議員	自由主義勞動議員	聯合勞動組合及全國民主勞動組合議員
一八七四至一八八〇	—	—	—	—
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五	—	—	—	—
一八八五至一八九〇	—	—	—	—
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五	—	—	—	—
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	—	—	—	—
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五	—	—	—	—
一九〇五至一九一〇	—	—	—	—
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五	—	—	—	—
一九一五至一九二〇	—	—	—	—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二	—	—	—	—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	—	—	—	—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	—	—	—	—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	—	—	—	—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	—	—	—	—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	—	—	—	—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	—	—	—	—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	—	—	—	—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	—	—	—	—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	—	—	—	—
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	—	—	—	—
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	—	—	—	—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	—	—	—	—
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	—	—	—	—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	—	—	—	—
一九四八至一九五〇	—	—	—	—
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二	—	—	—	—
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	—	—	—	—
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	—	—	—	—
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	—	—	—	—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	—	—	—	—
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	—	—	—	—
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	—	—	—	—
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	—	—	—	—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	—	—	—	—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〇	—	—	—	—
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二	—	—	—	—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	—	—	—	—
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	—	—	—	—
一九七六至一九七八	—	—	—	—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〇	—	—	—	—
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二	—	—	—	—
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	—	—	—	—
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六	—	—	—	—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	—	—	—	—
一九八八至一九九〇	—	—	—	—
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二	—	—	—	—
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四	—	—	—	—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	—	—	—	—
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	—	—	—	—
一九九八至二〇〇〇	—	—	—	—

（備考：上表字數，包含補缺選舉當選者在內。）

觀此可知：即在今日，除了工黨以外，還有其他團體的小數勞動議員存在，惟因其數甚少，故縱言「勞動議員的大勢，是在於工黨」，亦不為過。

（三）工黨對於農民的态度。工黨屬的議員，雖如此漸次增加，但農民的參加國會，從事政治運動，為時不久。其原因，是由於以前工黨未曾注意到農民的方面。

夫自一九〇〇年創設工黨，以至一九〇六的總選舉，乃是該黨的建設時代。因在當時，尚未與勞動組合完全結合，故對於農民，置之度外。在另一方面，又因農民的結合，非常薄弱，故工黨亦未及注意。

就是到了一九一〇年的總選舉，工黨仍祇熱注於都市勞動者，對於地方勞動者，頗為冷淡。然自一九一七，八年起，工黨對於都市勞動者以外的農民，已有相當的注意。

此雖由於當時（一九一七，八年）選舉權已經擴張的緣故，然因純粹的農民團體——全國農業勞動者組合，已與擁有多數農民的勞作者組合，同樣地加入了工黨，以致該黨的農民黨員，因而增加，此亦為促成工黨注意農運之一原因。工黨之所以於一九一三年，向國會提出「農業勞動者的教育法案」，亦因此。

在一九一七年，工黨曾與農業勞動者組合協力為農民的

制定穀物生產法而奮鬥。同樣，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工黨會爲農民而努力於制定最低工資法，及改革農業制度等等。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工黨組閣之時，使通過了農業工資法，乃是該黨的一大功績，雖謂此農業工資法的法律效力，已因反對黨的結合，而有相當的低減。此即如托拉賽（Tracey）所謂：「結果，對於保護農民的機關，雖無充分的力量，然同時，農業工資法已經提出了比此更加顯著的進步」（Herbert Tracey: *Ibid.* P. 357）。

工黨雖如此漸次而爲農民努力，但因自創立以來，迄無鞏固的全般的農業政策，故當其組閣之際，遂痛感有確立此政策的必要。

於茲，工黨就在一九二六年發表了全般的農業政策，此政策的重要條項，是根據當時（一九二六年）大會所協定的「土地的公的支配」與「農民的生活工資」等。

諸如上述，工黨之注目於農民並爲農民而奮鬥，是始自最近的一九一七、八年。故農民之努力遣送勞動議員於國會，亦始自一九一八年以後。由此可知，在此以前，所謂工黨者，實不過是都市工業勞動者的團體而已。

一、英國農民的政治運動

初期的勞動運動，雖多是經濟的鬭爭，然隨此鬭爭的

漸次深刻化，進而轉換爲政治鬭爭，乃是勞動運動之必然的過程。英國勞動者的參加政治，是始自十九世紀末葉，其運動，是限於教區會，州會，及國會。即如日本，雖亦相同，然因普選的成功，選舉權的擴張，遂促進了勞動者階級的政治運動。申言之，選舉權的擴張與勞動者的政治鬭爭，是有不可分離的因果關係。英國之都市勞動者以選舉權，乃始於一八六七年。勞動者的政治運動，雖曾大敗於一八六八年的總選舉，然此後乃漸次白熱化，至一八七四年的總選舉，遂選出了兩名英國空前的勞動議員。待到一八八四年，農民亦獲得了選舉權，代表農民的議員於是出現。以下試述農民的選舉運動。

(A) 前期下院選舉運動

英國農民的政治運動，其範圍雖廣亘於地方會，州會及國會等。但本文所述，祇限於國會。並以一九一八年爲中心，分前後兩期敘述。

諸如上述，英國農民的獲得選舉權，乃始於一八八五年，故其初次參與下院選舉，乃是一八八五年十一月的總選舉。

一八八五年總選舉的結果，阿濟氏由挪爾福克（Norfolk）區，當選爲最初的農民議員。阿濟氏與柯倍德並稱爲

農民的教主。但當時的勞動者，大多是信奉自由主義的，故其所舉的勞動議員，亦幾乎都是自由主義的勞動議員。阿濟氏即為其中之一。他的處女演說，是於一八八六年，在國會壇上，反對查別麟的小國地法案。(F. E. Green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Agricultural Labourer*, 1920 p. 81.)

次之，在翌一八八六年，克蘭特斯頓 (Gladstone) 地方自治法案破裂之時，再遇總選舉，此時，阿濟氏雖僅以二〇票之差而落選，然至一八九二年又當選。此後數年間，並無農業勞動議員產生，迄至一九〇六年，尼閣爾斯氏始受農民的援助而獲選。尼氏是一農民，同時是一小地主。後來，他曾充東部諸州農民及小地主組合 (Eastern Counties' Agricultural Labourer's and Small Holders' union) 的組合長，而他的當選為議員，亦非由於工黨的援助，即他亦為自由主義勞動議員之一。自尼閣爾斯當選之後，以至一九一八年的總選舉，此十二年間，未曾選出一名農民議員。

今試述由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一八年間，農民的選舉運動的特徵如下。(一)在工黨未成立之前，因無論矣，即在工黨成立之後，就大體而言，農民的政治運動也是自由主

義勞動者的運動，故當時的兩位當選者，都是自由主義勞動議員。即於一九〇〇年工黨成立，而組合主義的選舉運動漸盛之時，而農民之信奉自由主義，可說迄無稍變。(二)又農民的選舉運動，惟其信奉自由主義的緣故，所以散漫而不統一。

要之英國農民，於一九一八年的總選舉以降，始有團體的，統一的選舉運動。

(B) 後期選舉運動

到了一九一八年，英國農民始有階級的，統一的政治運動。換言之，即英國的農民，在一九一八年，始有階級的政治意識之覺悟。其原因固多，茲舉其重要者如下。(一)諸如上述，因全國農民組合，在一九一二年，加入了工黨，故自此之後，純農民的團體，遂於工黨指揮之下，進行了選舉運動。(二)因穀物生產法成立的關係，組合員驟然增加。(D. H. Cole: *An Introduction to Trade Unionism.*) (三)因在一九一八年，選舉權更加擴張，連女子，亦獲得了選舉權，故當時工黨遂有變更組織之必要，改組的結果，乃許可個人(不論男女)加入地方工黨。(Constitution of Labour Party, 2. Membership.) 因此，地方工黨的勢力，就增加了。(四)因根據穀物法

而產生了農業工資局，結果所至，農業工資局的設立，是依其組織而予勞動者的狀態以改良，且其交涉（農業者與農業勞動者的交涉），則於今無疑的，是使大多數勞作者，一致信賴對於「同盟罷工的苦痛」之防禦手段（Green Part. Page）。故使農民自覺到可以政治改善其境遇。

(1) 選舉母體。農民既已實行統一的選舉，則選舉的母體，實為團體的政治鬥爭所必需。以下試略述其重要的母體。(1) 地方工黨 (Local Labour Party)。此是以產業地方為其構成單位，乃由勞動組合與社會主義團體的支部及個人黨員組織而成。在一九二六年，全國共有六〇二個地方工黨，而為工黨的基本勢力。(2) 全國農業勞動者及農村勞作者組合 (National Agricultural Labourers' and Rural Workers' Union)。此是一八七二年由農民組織而成，降至一九二二年，乃於農民外，並加進了農村勞作者，因而改稱現名。在一九〇二年，號稱共有二十萬組合。(3) 勞作者組合 (W. U.)。此創立於一八九八年，初由糾合都市的未組織勞動者而成，後因譚凱的盡力，致使農民亦有加入，現號稱祇農民組合員，已有十五萬人左右。(4) 蘇格蘭農業雇人組合 (Farm Servants' Union Scottish)。此組合的主宰者是獨立工黨的喬森夫譚凱。

又據克林氏說：「此外，因大多數農民皆已加入於全國勞作者組合，全國合同勞動者組合，全國勞動組合，人夫及全國磚瓦工組合等，故半數以上的英國農民，是有組織的勞動者」(Green. Part Page)。

(2) 一九一八年十月的總選舉及補缺選舉。工黨以上述的陣容，直而於總選舉，關於農業，則根據當時（一九一八年）所決定的第二新政策即（1）產業之民主的管理，（2）改革農業制度。地方工黨（包含組合）雖曾設立了農業勞動議員候補者廿三人，但結果僅當選兩人。

氏名 選舉區 得票數 所屬團體

史密斯 Northampton 10,110 N. A. L. U. (全國農業勞動組合)

雷斯 Lewes 6,626 D. L. P. (地方工黨)

史密斯氏是全國農業勞動組合長，也是全國靴工組合長。但因斯氏的選舉區，並非鄉村，乃一都市，故他雖為農業勞動議員，其實，很少農民的投票。雷斯氏本來是一地主，後來加入於工黨，並主張農民應享一般勞動者所享之利益。然勞作者組合 (W. U.) 的組合長克拉丘，則以六三一五票而落選。著名的全國農業勞動者的組合的書記長奧卡氏，得票九七八〇，僅以約四百票之差，被敗於保守黨，

亦可情矣。又一九〇六年當選的王室農業委員尼閣拉斯氏，也是落選，農業勞動議員的選舉結果，成績非常不好。

如此不好的成績，就農民初次的統一的選舉運動而言，也許是當然的結果，亦未可知。

此後，在一九二〇年的補缺選舉時 M. C. 的書記長譚凱氏，曾出馬於烏來金，雖未當選，但亦得有相當的票數。

又在同年（一九一八年）選舉失敗的農業工資局的勞動委員，並為農業勞動界的元老喬治氏，乃護選於一九二〇年的補缺選舉。故至一九二二年的總選舉止，農業勞動議員，雖有三人，然由工黨議員五七名看來，則確屬少數。

(3)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的總選舉。一九二二年，聯合內閣倒塌，保守黨內閣出現，議會即被解散，進行總選舉。工黨對於選舉的農業政策，是主張恢復農業工資局（該局與穀物法同廢止始於一九二一年），以謀確立全國的工資標準，並主張創設農業評議會，以謀改良農業技術。總選舉的結果如左。

當選者氏名	選舉區	得票數	所屬團體
阿大姆生	斯得福斯	九,六〇〇	W. U.
洛丁蒲克斯頓	阿塞林頓	一六,四〇〇	I. L. P. (獨立工黨)

挪愛爾蒲克斯頓 挪福爾克 二二,〇〇〇 D. L. P.
譚凱 代爾比 一〇,〇〇〇 W. U.

雷斯 路以斯 一三,六〇〇 D. L. P.

上記五人中，阿大姆生是 W. U. 的農業部長，洛丁蒲克斯頓，雖是土地調查會長，惟因其選舉區之為都市，故少農民的援助。挪愛爾蒲克斯頓，於前次選舉時，曾自由黨立為候補者，僅以二一三票之差而落選。其後，改入工黨，而於一九二四年，工黨組閣時，充任農業大臣。此外，主要的落選者雖尚有泰勒，奧克，及前次當選的斯密斯，喬治諸人但各得票一萬以上。

由此次選舉的結果，工黨一躍而占有第二黨的地位，獲選的農業勞動議員，雖亦較多於上次，但就工黨的全體而言，尚無多大的勢力，而農民領袖，如斯密斯，喬治之同時落選，亦堪注意。

(4)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總選舉。保守黨內閣因失業問題，保護關稅問題，受工黨的反對，遂解散議會，定十二月實行總選舉。在本年（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工黨發表了選舉綱領。試觀其中之有關於農業者如下。在其綱領上，首謂農業是國家產業中，最大而最本質的產業，次揭其政策如左：(一)設立一定的機關，用以決定農

民的最低工資。(二)提供農民及小地主以信用貸借及國
立保險制度。(三)助長生產分配上的協同組合方法，以該
價格的安定與俾能完全利用研究的結果。關於土地，則為
使民衆恢復已失的土地權利起見，而主張：(一)土地評
價局的再設，(二)經濟地租的社會確保等。於上述政策
下，戰鬪的結果，當選了六名農業勞動議員。列表如左：

當選者氏名	選舉區	得票數	所屬團體
阿大姆生	斯得福斯	11,975	W. U.
椰愛爾蒲克斯頓	椰福爾克	11,776	D. L. P.
斯密斯	全上	10,077	N. A. L. U.
雷斯	路以斯	10,670	D. L. P.
喬治	椰福爾克	11,670	農業勞動券元老 農業工資局委員
譚凱	代爾比	11,370	W. U.

此次的選舉，農民團體的首領，大多皆已當選。而其
中如斯密斯氏，竟得票二萬有餘，為農業勞動議員中，得
票最多者，即在其選舉區，亦以斯氏得票為最多。

但要知本年的選舉結果，是工黨獲得歷史上最高議員
的時期，亦即農業勞動議員最多的一次。

此外，尚須注意者，即在本次的選舉，選自農村的保
守黨議員，為數較少，農業大臣與勞動大臣，俱各落選。按

其原因，是由於保守黨的政策，不為農民所歡迎，故農民
的大多數投票，皆被工黨，自由黨所得，特別是因工黨，
於選舉之前，確立了有利於農民的政策，故他們的投票自
然傾向於工黨。

(5)一九二四年十月的總選舉。一九二四年一月，工
黨提出了不信任案，經自由黨的協助，通過於國會，於是，
位於第二黨的工黨遂組織英國空前的工黨內閣，是年十月，
因共產黨問題，解散國會，十一月，遂於工黨內閣之下，
實行總選舉。

當解散國會之時，工黨曾向國民發表聲名書，關於農
業的宣言如下：「以前勞動政府的行動，皆本於促進農業
的繁榮與國民的隆昌之信念。結果，遂以協同組合，信用
組合，農業教育等，救濟農業者，又為減少「隸屬的家屋
制度」之弊害起見，曾從事於減輕地租的規定，又於他黨
的大反對之下，再以法律恢復地方工資委員會，與農業
工資局，而使勞動者得以適當的生活」。 (Report, 1914
p. 104) 而其具體的農業政策是：土地國有，確保佃權，
以及禁止隸屬的家屋制度等約十項。

本屆總選舉的結果如次。

當選者氏名 選舉區 得票數 所屬團體

阿大姆生

斯得福斯 一六〇七 W. U.

挪愛爾滿克斯頓

挪福爾克 二, 六六 D. L. P.

譚凱

代爾比 一四六八 W. U.

本屆總選舉的結果，祇有三人當選，成績很壞。泰拉斯，斯密斯，喬治，及奧克等統統失敗。

農民選舉的不振，固屬常例，但於本屆的結果，則有特須注意者，即工黨在本屆選舉所公認的候補者，雖較多於往屆，然其獲選者，則反而減少，其減少的原因，固有種種，惟因工黨政府的關係，致使工黨濫立候補者，確為其失敗的主因之一。例如，在斯密斯氏的選舉區，因工黨於斯氏之外，又公認了一位有力的婦女勞動者為候補，故結果兩敗俱傷。申言之，若工黨於該選舉區內，祇立斯氏一人為候補，則他絕對可以當選。

諸如上述，自一九一八年以來，農業勞動議員，雖每屆皆有當選，但其成績都是很壞。更有進者，上述歷屆當選的諸氏，雖為純粹農業勞動議員，但其獲選的主力，不能說是全靠農民的援助。除了斯密斯與喬治兩人得力於農民的愛戴較多外，其他如譚凱，如滿克斯頓，都有非農民的應援。

但在另一方面，因為農民的散在於各地方的關係，故

他們援助工業勞動議員之處，一定很多。由此可知，農民選舉不振的原因，不能一概責之農民，不過，純粹農業勞動議員的選出率之不良，確為事實，以下試檢其不振的原因。

二、農民選舉不振的原因

英國農民，自一八八五年，選出阿濟氏為議員以來，已有約五十年的歷史。其參加政治的運動，確較早於他國，但結果總是不振，其最大的原因是：

(甲) 財政的困難

財政的困難，不獨農業勞動議員如此，其他一般勞動議員，莫不皆然。以前阿濟氏獲選時，克林氏曾謂：「他的選舉費用是由富裕的自由黨支出，恐組合祇出了赴議會去的旅費吧」。(Green: *ibid* P. 85. 86) 即到後來，財政的困難，仍然如故。此農民選舉不振的原因之一。

(乙) 農民的團結不固

每當選舉之時，農民團結力的薄弱是其最大的障害。工黨調查部曾就一九二二年的總選舉，而評論農村勞動者團結力的薄弱曰：「農業組合，一般勞動組合與職業組合固屬激昂，然在鄉村地方，則勢力薄弱。而地圖乃更

明示著，在有力的組合員與多量的勞動投票間，具有密接的關係」。即就實際而言，諸如農民組合的領袖泰勒，奧克，以及對於鄉村具有密切關係的地方工黨首領，且為 N. A. L. D. 的挪爾福克支部長代拉氏等，每次落選，就足證明農民的團結力薄弱。又自與農業勞動組合關係最深的挪爾福克地方，以至東部諸州，其所選舉的農業勞動議員，向來較多於他處，觀此，亦可證明農業勞動議員之地理的分布。

(丙) 農民之保守的傾向

農民之有保守的傾向，不獨英國如此。世界各國，無

不皆然。惟於英國，則保守的國民思想特深，故排斥急進的勞動候補者亦特別。即在農業勞動候補者中，諸如泰勒，賽喬夫譚凱等急進份子，迭次落選，其原因即在於此。

(丙) 工黨之缺乏農業政策

如上所述，工黨確立農業政策，乃始於一九二六年。在此以前，雖每當選舉之時，發表些農業政策，但皆薄弱而不堅固。故工黨的缺乏農業政策，亦為農民選舉的不振原因之一。總之，英國是一商工業的國家，其農民的政治運動之不振，亦為情理之常。

(六) 十四日，節譯自社會政策時報六月號，齋藤榮一原著。

革命評論 第十期 目錄

黨的改組原則..... 陳公博
 怎樣廢除不平等條約..... 許德珩
 蘇俄共產黨「民主化宣言」的批判與感想..... 劉侃元
 目前怎樣建設國家資本(三)..... 陳公博
 革命的立場與黨的立場之研究..... 鄭重民
 金文泰與李濟..... 鄭重民

通訊

五個問題..... 无我
 革命事業與職業..... 公博
 黨有團體訓練嗎..... 公博
 編輯後的短訊..... 李化石
 公博

時代與超時代

陳醉雲

近來頗有些人說，文藝作品必須反映着時代的色彩，注重於時代的觀念，總之，表現的範圍，是不要離開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

這些話的發生，也不為無因；祇要一談到「時代潮流」，一般人不是都以為非跟着這時代潮流亦步亦趨不可嗎？否則，便會變成時代的落伍者，同時也就是不時髦。這種觀念，當然會影響到文藝的趨勢，并且也影響到文藝的理論。

不過我却很有點懷疑：追隨着一個時代的潮流，果然是百無一失的嗎？這些潮流，果然都是健康的嗎，果然都是正當的嗎？我們可不可以另換一個新方向，或是比它更進一步，或是糾正它的謬誤及批評它的得失？

即使要去參加這個潮流的話，我們也得經過理性的審度纔去參加，也得經過同情的印證纔去參加，決不該毫無瞭解的去一味盲從。本來，一般人的思想，多是受着「時髦」所支配所左右的，這不但現在如此，從前也如此，就

是將來教育如果還不發達時也還是如此。

固然，好的最合理的時代潮流，原是一個大眾所不約而同的要求；但實際的情形，也並不盡是這樣。而且時代潮流，也不一定全部都受自然趨勢的必然的影響，有時簡直是發生於少數人的提倡與支配。譬如中國歷史上最顯著的幾個關於思想與文學的潮流，像漢代的尊經重儒，魏晉的清談，宋朝的理學，明清的八股文等等，在我們現在看來，也並不怎樣高明，然而在當時，却的確是風靡一時，一般人都以為非此不可，非此不時髦的。而且提倡這些思潮的，又每每是些學究，官僚；利用這些思潮的，又是幾個抱有籠絡人民的野心的帝王——像漢武帝明太祖之類；對於當時的民生社會，實在並沒有甚麼怎樣的需要。至於推波助瀾的，便是那些盲目的民衆了。

上面所說的幾個時代潮流，也可以說是多半由於人為的力量造成的。至於受着自然的趨勢所影響的潮流，禮教與破壞禮教，便是兩個最顯著的例子。原來在中國古代，有

樂射的淫，春秋諸國的亂倫的流行，——子蒸母，兄姦妹等事，在左傳及其他神史上都可以見到，——於是大家都感着要有禮教這一種東西來約束纔好，不過雖然感覺到了，苦於說不出，而且也做不出；因此就有那所謂聖賢之徒，他們早就很明晰地感到，而且更有相當的才能，能够說得出，做得出——製成了禮，作成了樂，使一般人相安於禮的範圍以內，生活於樂的陶養之中。這種制度，在當時如果能夠相當的活用起來，也有相當的意義；可是一般人每每死板地刻畫過度，做得過分，到後來，便弄得和善者呻吟於禮教之下，狡黠者却借禮教做利己的工具了。因為這樣的緣故，於是又有一些先知先覺者，感到禮教的必須破壞，束縛的必須解放，可是因為人數少，力量薄，積重難返，應者寥寥，所以沒有做成功；直到近年受了歐洲自由思想與新倫理觀念的影響，纔漸漸把這禮教的藩籬打破。不過以後一般人如果過於放任恣縱時，社會上又會發生什麼新禮教運動了，這是我可以斷言的。

在歐洲，古代的希臘人，享樂着藝術的，現實的，肉的生活，除開因顛武而發生的痛苦之外，一般人是很快樂的。後來一到羅馬人時期，雖然承繼着希臘思想，但因為缺少明慧的理智與自省的美德，祇一任情感的放縱，慾求

的滿足，從健康的享樂而流為頹廢的沉瀆；到後來，一般人便反因此感到了生的厭倦與慾的痛苦，於是那禁慾的出世的希伯來思想，便應時勢之需要，乘隙而入。那時，這種宗教思想的移植與流行，原是想對於當時的社會有所補偏救弊的，不料因為羣衆的過分推波助瀾，這個潮流便漸漸變成極大的權威者，竟淹沒了整個歐洲，使無數人民輾轉呻吟於禁慾生活的壓迫之下，成了著名的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因此又起了一般人的反感，經過了多時間的醞釀與奮鬥，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纔算發現了新生的曙光。所以當一種時代潮流初起的時候，每每是反抗的，——反抗當時社會間的不良狀態，——但是一到後來，又每每變成壓迫者，更使第二個潮流來反抗它。這都是因為羣衆的無理性的盲從，與無謂的推波助瀾的緣故。

所謂時代潮流的大致，差不多就是這樣。你如果站在歷史的觀點去看，也許會使你失望或發笑。至於一般人盲從的原因，就是由於缺少知識，徒尚「時髦」，沒有鑒別眼光與批評精神。在先知先覺者喚出一種主張，創出一種主義的時候，也自有他的見地與意義；但是一到「不知不覺」者的手裏，他們却祇知道要這樣，而不知道所以要這樣的緣故，於是便拿着「雞毛當令箭」似的濫用起來，執

響而且專擅；怎樣的應變，怎樣的改良，怎樣去消除舊的與容納新的，他們却是莫名其妙；因此便發生各種流弊，而又成爲壓迫勢力的代表者了。

在現在，最激盪一時人心的潮流，自然是社會主義了。因爲自從機器工業發達以來，一般手工業者都被破壞，吸收，至於不能獨立存在，因此資產愈加集中，貧富愈加分明，所以社會主義的產生，確乎是必然的趨勢。

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不過總逃不了一個共通的目的。這個共通的目的，便是使人類生活普遍的改善。但是因爲各派中間，意見紛歧，手段互異，而且這種手段，又很有可議的地方，有時因爲誤用手段，竟反忘記了根本的目的；所以如其對於這種現象不能糾正，便又有發生壓迫勢力的可能了。

現在的時代潮流就是這樣，文藝作品果然也應該跟着它們去亦步亦趨嗎？我覺得：與其跟着時不免謬誤的手段去表現，還不如向共通的目標——使人類生活普遍的改善——去努力更爲有意義些罷。與其陷在混亂的狀態中去顛簸，還不如站在清醒的地位去作新方向的啓示更爲高妙些罷？

而且，文藝的使命，也並不如此簡單。做社會運動是

一件事，作文藝表現也可以說是另一件事。這正和做社會運動工作的人，還得吃飯，睡覺，更須有相當的娛樂一樣。我覺得文藝所努力的方向，大部分還是屬於精神生活方面的。

一講到精神生活，就很有些人曾經這樣說：「精神生活是隸屬於物質生活之下的」。這幾乎會使人疑心它是近乎懦夫的話。即使要用科學的說法來證明這句話，但也決沒有這樣簡單。如其說是精神與物質互爲因果，那倒是較爲合理的話。若是完全照那樣說，不是個個人都做了物質的奴隸嗎？所謂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移——不因爲物質的條件而變節——這樣的精神，在我們人類中果然是沒有的嗎？而且所貴爲人類者，就在能够運用智慧去征服物質，改造環境，不是完全聽命於物質，適應於環境就算了事。現在的世界，所以能有這樣的物質文明，多半是由於人類心意的不滿足，精神的需要創造。如其完全是由於物質的感應，環境的支配，那麼，雨來時頭上蓋點草蓆好了，風來時身旁遮點泥障好了，又何必需要美麗悅目的超乎實用的建築？飢有得吃，寒有得著好了，又何必要有音樂的悅耳，繪畫的娛目，詩歌文章的感動心神？

總之，一個人的精神，是需要活動，需要變化，沒有

一種固定的物質可以滿足一個人的慾求。譬如，即使天天給你吃珍貴的魚肉，你也會吃厭；即使天天給你著華美的綉羅，你也會著厭；即使天天給你住高大的洋樓，你也要住厭，有時反會羨慕蓬窗的風月，憧憬茅簷的雨露。

說人類的精神生活完全寄托在物質條件之下，我覺得這是原人時代的事情；自從人類有了文化藝術之後，精神的能力便超過物質的威權了。人類的思想行為，有許多固然是由於物質的被動；但像悅耳的音樂，娛目的繪畫，抒寫心靈與激宕心靈的詩歌，滿足賞鑑味與求知慾的小說，論文，以及其他美與愛的希求等等，却是由於精神的要求，而不是受物質的支配了。

在原人時代，為滿足物質的需要起見，可以人與人相食而毫不為怪；但在現在，人與人之間却需要相當禮貌與同情了。這不能不說是精神的建設與功績。固然，在現在還有掠奪階級的存在，無異於人與人相食，但到底比從前進化得多了，而且我相信這種掠奪階級也正在逐漸消滅之中。但是如果僅僅聽命於物質的支配，而沒有精神的幫助，恐怕人類的進化也很難說罷。人與獸的所以有顯然的殊異，可說是人類有精神生活，獸類沒有精神生活的緣故。我想這話大概不會錯罷。

所以，我相信努力於精神方面，使人類都趨向於精神上的醇化，可以比其他的辦法更好；因為大家都有了陶養，有了同情，并且受了理性的暗示與思想的指導，便自然不會做出掠奪與殘害的事情來了。——雖然也要有相互間的道德與規律的維繫。

所以我更相信，文化藝術是可以歸到人類的精神生活方面去，也不失為一個改善人類社會的根本方法。——固然別的方法還多着。而且，除開治本的方法之外，我也並不反對治標的方法，我承認治標的方法也儘可以與治本的方法同時並進；不過應得認識明白，聲明清楚，免得人家把手段誤作唯一的目的；否則，東風壓倒西風，西風壓倒東風，狼咬殺狗，狗咬殺狼，互相報復，互相爭持，人類社會間便永遠不會有好的現象了。

講到「治標」性的文藝，「革命文學」也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種，祇要有相當的思想與情緒，并且在藝術上有相當的成功。不過最好是多做創作，少發議論，不要用這種方式作獨一無二的標準，想去征滅其他的一切文藝。因為世界上的事情，本來沒有這樣簡單，即使是一個真理，也不見得就會像高能的法寶一般，可以到處去應用。無理的謾罵呢，尤其不該，至少須俾創造月刊上麥克昂君的聯

牌，那種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至於有些刊物，做了幾篇調禮拜六派的文章，插了幾幅淺薄狹窄的圖畫，也似乎在那標榜什麼「革命文學」——甚至於「未來的文學」或「明日的文學」了。我覺得：即使是對待敵人，也該有相當的尊敬，萬一要把他「明正典刑」，也祇能「明正典刑」而止，決不該加以無謂的嘲弄；何況他們以着真正的敵人不說，丟開真正的目標不管，反從三個開眼中去尋開仇，借筆墨做武器，專幹些欺善怕惡的工作，還要自翹着什麼文學的頭銜，這却怎能使失信服呢。

現在，應該讓我的話轉換一個方面了。文藝作品，果然必須執着於時代的觀念上嗎？到底有沒有超乎時代的可能呢？我敢這樣說：多數的文藝作品，固然受時代潮流的影響，並且常常採取當時的背景作題材，藉此完成他們的創作；但也儘有不受時代潮流的影響，不需時代背景作題材的文藝。

如其是一篇小說，作者描寫所及，或者每每離不了現代的背景；但是，也可以採取任何古代的人物作題材，或任何傳說中的事象做軀體，來表現作者的超乎現代意識的思想，昭示比現代思潮更進一步的見解；或是在美妙的故事

裏，寫出人類的永久性，暗示着遠大的哲理，當然也是可以的呵。

至於詩歌呢，那更可以純粹抒寫一個人的靈感情緒，這種靈感情緒，雖然是個人的，却也是在人類間具有共通性與共感性；正和個人就是社會的一分子，並且也具有社會相一樣。況且文藝的性質，本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佔有物。它是有無限制的投贈與接受的可能的。有人把文藝分作個人的與社會的兩個區別，我覺得不大妥當；因為素質上如果沒有引人共感的可能，壓根兒就算不得文藝。——可以與時代觀念不生關係，祇要用藝術的手腕寫出來，便有成為永久性的文藝作品的可能了。譬如飢了要使他飽，寒了要使他暖，以及需要美的欣賞與愛的滿足，這不是超乎時代的永久的真理嗎？我敢斷言，即使時代無論如何變遷，它們的永久性却是決不會動搖的，除非是到了地球毀滅的時候。

我相信唐代諸名家的詩，在現在與將來，都不會失掉它的價值，正和莊子的哲學思想，不會被後人所否認一樣。在歐洲的文藝作品中，我想，像燈蕊的夜鶯曲，雪萊的雲雀歌，就是到後世，也不會怎樣失去它的價值罷。

固然，文字的形式，是常常隨着時代而改變的；但文

體與字型的改變，不見得就會喪失古代之傑作的價值。因為即使後代人看不懂，還可以借重於翻譯，像我國古代的文言，可以翻作白話，西歐的拉丁文，可以譯作英語一樣。

而且，文藝的永久性，是說它的內涵方面——情緒，思想等等，不一定在形式方面。我們去評判文藝的價值，也得就它的本質而論；不能因為自己所喜歡，就隨便說它為有價值，也不能因為自己所不喜歡，就任意說它為無價值。假使是這樣，那麼，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便可以否定一切文化藝術及其他一切科學了。要想照那樣的立論，似乎不能算作公允罷。

有些人主張用功利的眼光去評判文藝，我覺得也不妥當。因為功利這句話很難說，而且頗有流弊。譬如有些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他是非常奮發，勇敢，而且有時還簡直忘記了自己的生死。但是所以能夠使他如此的，那是由於「主義」的鼓勵，却不是由於「功利」的督促。因為主義是某一種相當的真理，代表着正直與公道的意味，所以能夠使人奮發，使人歌，使人泣，使人忘記生死。如果一個人祇斤斤於功利的觀念，我敢斷定他決不會如此的。而且太看重功利，會使人過於自私；太著眼於功利時，更易不

擇手段，無所不為。在一個社會間如果大家都一味斤斤於功利，把功利做本位，恐怕一定不會有好現象罷。

我覺得過於注重功利的文藝，雖然「言之有物」，也許會變成「道學」那樣的東西，反因此缺乏了真情實感的氣分——或者是所謂「真實性」呢。

總之，我覺得從事文藝的人，最好不要過於執著。我們的時代，說起來也真可憐，不過僅僅是歷史的短促的一頁而已；我們的眼光如其不顧腳踏於目前，也何妨瞻瞻前，顧顧後，認識一些已往與推想一些未來呢。

所以我的結論是：文藝可以表現時代生活與時代意識；但也可以超出時代觀念，去表現人類宇宙間的永久性與共通性，或是更遠大的思想，及更永恆的真理，藉作現在與未來的啓示。 一七，七，五。

貢獻訂本第一二卷裝成

每卷實價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

各代派處均有經售

大

題

小

做

波格達諾夫去世

陳雪舫

剛纔得到消息，波格達諾夫（A. Bogdanoff）已於四月七日午後十時五十五分去世了。

波格達諾夫的名，在我國想必也已很有一部人知道。因為他在大學裏所編的經濟學講義，前曾由施存統氏譯出，以「經濟科學十講」的名稱出版；現在也有周佛海氏譯的，題名「經濟科學概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那是一本體製特殊的經濟科學書，留心社會科學的想必仔細地把它看過一邊。所以至少，研究社會科學的，該已知道他的名。

但他是一個會使外國人，疑心俄國究竟有幾個波格達諾夫的博學多能的人。他曾做過全俄最高經濟會議議長，對於經濟自然是很有研究的，他所講的經濟學自然可以放

心地去讀。可是他又是一個哲學家，他所著的「社會意識學」，實是討論思想全體而有科學風貌的第二部書。他又是一個藝術批評家，像關於無產藝術的諸論稿，如「無產階級詩論」，「藝術繼承論」，「無產階級藝術批判」等，也頗很可供藝術理論的建設上的參考。同時他又做劇作，像他所著的「紅星」，一種以火星為舞臺的桃花源風的故事，就東鄰的日本也已譯出，而且盛行過一時了。

他是：

經濟學家？

哲學家？

藝術批評家？

創作家？

誰料他所專修的竟是醫學；倘若一生只許以一種學問的名稱爲一個專家的標識，則波格達諾夫便可稱爲醫學家。他生於千八百七十三年，今年五十五歲。初年習醫學，晚年復歸於醫學。最近他在莫斯科做着蘇俄人民保健部所屬的血精醫學研究所所長，他的死就是做了血精醫學的實驗的犧牲。

他著的『社會意識學』，中國已有有人在譯，但不知何日能成！

應時小品

江紹原

——小品二二三——

下見十七年六月廿九日（即戊辰年五月十二日）上海新聞報：

怪傳單亟應查禁

□倘能傳十張

□全家可無災

□如果要添印

□存板者發財

□此中定有黑幕！

本埠近日忽發現一種怪傳單，並有人黏貼門首，謂十一日至十三日，不能動烟火，否則有殺身之禍，因此有大部份人，竟信以爲真，以點心充飢，免遭災殃，此項傳單，印發者，詳明他址，表示負責，聞本埠軍警當局，以其妖言惑衆，擾擾民心，擬嚴查禁，茲查錄該項傳單原文如下，

各界注意今年的瘟疫，北京胡大人死了三日還陽說，今年人要死大半，五月初十日瘟神下界，六月人要死八分，若有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鮮血而亡，倘有虛言者，男盜女娼，有仁人君子請傳一張，可保一身之災，能傳十張，可全家無災，即有靈驗，又湖北省之人，在北京做官後，回家演說本年之災，人要死無算，若有不信，至後請看有妖怪出世，半夜叫門，切不可答應，五月之後十一二三日，不可煮飯，十三日過午開火燒飯，須用破法，殊紗三分，袋在身邊，可除妖怪，此日天下紅雨，三六九吉利，法租界盧家灣康佛路口福記米號都載庭印送，此信由北京都委堂王老太太送，板存法界八仙橋鼎新里五弄四號。

我比有些人似乎幸運些，因爲六月廿五日（舊歷五月

初八)我就已經見到了這個傳單，假使我有心，當然很來得及從從容容的預備一切。那日下午，二房東太太的婆家有人到杭，他交出一張紙，說是他從長安動身的時候老太太囑咐他帶來的。紙上有人用鉛筆抄錄了許多行的字，與新聞報所載的傳單原文只有幾個字的不同：「今年的瘟疫」作「今年的瘟疫」，「瘟神下界」句無界字，「可全家無災」句作「可保全家之災」，「至後請看有妖怪出世」無「有」字。本文後面的附語，則為：

敬惜字紙閱後轉送他人

此信(係?)田(由?)上海鄭太太送印。

可見上海之外，浙江的長安鎮也發現過那個傳單了，日先生既然將它帶到杭州來，那麼省會中總也算有了它的蹤跡了。在以上三處和其他地方，它出現的時日和所從來，又它傳布的廣狹，和所生影響的大小，切盼有人趕緊調查一下，并通信告訴我。來函請寄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

立正——別忙走

開 因

「立正——別忙走。」

我們站在凝成漿凍的血層上。血裏橫斜映射出各種意

義的字影；最是鮮明的是兩個大字「青春」。

站在血層上面的人，每人的臉上或心底多少都反映下些須痕跡；因為這是光的反射的結果。

是懷着這種痕跡的心在血層上站著。走終於是要走的，不走也會給垂死的兇魔或新興的狂暴捲去。

現在，我們用得着再喊一聲「立正！」

但是，且別忙走。

立正不就喚起了注意了麼？我們且用最大的小心先檢點檢點看。

方向大體是認準了的，最要緊的是得盤問盤問同去的到底有多少人，報過了名的是不是都真想同去；問明白了免得陣線裏夾雜不清就誤了大家的事。胡塗老弱的，丟下了；討小便宜的，一脚踢開去。

還有一件，也是萬萬不能忽略的，便是須得清查清查看我們口袋裏的乾糧：第一要提防蛀蟲同敗微，其次得估量够不夠用。半路上挨餓發慌，中毒或者喫了下並不滋養的腐朽糧食，這些都大大地礙事。

武器也得預備好，途中免不了要遇見講不通道理同我們為難的敵人。

歌譜也得預備幾套，不然，大家擲着苦嘴走，不是太悶

得慌麼？

一刻都不能耽擱，一切準備妥當了，大家挽着手臂，整齊步伐，踏踏實實高興興地走去。

十多年前，我們聽過一聲「立正」的口號；這是驚天動地的第一聲！那時候陣行還沒有站齊，大家就慌慌張張亂跑一陣，甚至於跑到敵軍營陣裏去趁一場熱鬧都不覺得稀奇。累得喊口令的指揮人辛辛苦苦再整頓一陣，好容易才保留住前進的勇氣。

一隔就是八九年，我們聽到第二聲「立正」令了！這一回知道跑快了是不成功的，定出了「行前須知」的幾條規則。可惜走不到幾步，大家驟的躲，藏的藏，陣線上漸漸人馬稀少起來，甚至於喊口令的人都告了假。祇剩了一兩個堅忍的主將帶領着一部分人馬依舊在走；然而因此他們也就感到蕭條寂寞，與會沒有從前那麼勇往了。

最近，第三聲口令霹靂一聲響叫出來了！這結果就是目前填厚我們地皮的一片血層。

「朋友，你沒有染顏色麼？」

「沒有呢！因為還沒有看到足以使我像奔往狂怒那般強烈情緒的一隻染缸；同時我也懷疑並愛惜着自己的能力。」

「那麼正好，我們私地裏彼此鼓勵着，再喊一聲『立正』！」
六月二十八日，一九二八。

旋風

康農

思想像旋風似地亂轉。

自從認識以來，始終保留着頗好的印象的西湖，一直到昨天還在憐惜他的些少的短處的，今天晴光底下陡然生出平淡甚至於厭煩的感覺來；那就是他的過於小巧。一直愛好有時甚至於心醉的他的清秀與嫺靜與玲瓏，頓時間一一在眼底消逝。所幸晚來一陣暴雨過後，濃密的烟霧，添加下垂的夜色，瀟瀟地鋪在湖面，引起了野海的幻象，這才恢復了不少的原有感情。

昨天那一位純潔得像white樣的朋友還住在一齊時，兩人憑着破敗的欄杆，絮絮地談論，談到在中國作人之難與苦，想到逐漸逼來的多少難關應該如何謹慎度過等等，這樣，引起了相約寫點「大題小做」的斷片思想與意見的動意的；今天他剛剛離去此地，腦子裏的野馬便又跑出了岔路，怎麼樣也收勒不住韁繩，儘他胡亂馳騁了一陣。

那位守身如玉，纖塵不染的朋友，一花一草的體味，一嘆一審的興思，都時刻凜凜然以墮入庸俗（他常說的 *banalite*）自戒：這本代表性格高華的一面，對我頗具引力的。

近天來於是我們談起了「新村」之類的生活方式來，因為他已苦於精微體味之不易實施於他所愛好的事物。我們想倘使能以自力自給的結果與我們所不願接觸的一部分世界絕緣，合力開創恬靜的小小天地，讀書寫作，析理抒情，一切自如，倒也頗是誘惑人心的生活。絲毫不雜出世的冥想；只爲抗拒人墮落與麻痺的力量。

如是者談了兩個下午；雖然事實上的難題隨着層出不窮，仍不減過屠門而大嚼的興致，以至於一鱗半爪地已移在筆底下留得些須痕跡。

朋友去了，維繫的力量失了，一陣魔也似的旋風，捲換我到了凶暴的，却也並不十分生疏的一角世界。

耳朵裏馬上能見暴戾嗚叱的聲音：

「想往那裏逃走，你懦怯的心靈！」

「因循的死路，你想着幾時走完？求全的夢境，你相信幾時實現？這些你到底曾經——那怕是僅僅的一次也好——拋棄了藏在你僵硬的軀殼裏的靈魂，死力震盪着盤問

他過沒有？你麻痺的心靈！」

「生活變換得來的感覺一天天遲鈍到沒有餘餘，你卻矯自慰解是性格的堅定之奮鬥掙扎以至於失敗的時時一瞬之傳到耳邊來，你却認作是「無可奈何」的迴響；你可鄙的虛騙的心靈！」

「偷偷地躲避一切罪惡的牽連，那罪惡歷程中所有強烈的歡忻與苦楚，你拿什麼來替代？忍心地謝絕所有愛的繁累，那愛的背後遺下的絕大空虛，你拿什麼來填補？你畏縮殘酷的心靈！」

「再總問一句，懦怯的心靈，你到底想往那裏逃走！」
野海似的湖面，越颺地騰上了猙獰萬狀的巨影！
是存在有這樣的一種心情。
七月一日。

往事

禮智

春苦兄有位二哥。在山野掇拾和歸航中，作者常敘述，記念他的二哥。我讀過這樣親切的文字後，停雲落月，倍懷往事。我的二哥，不幸早年去世了。兒時，二哥八歲，

我六歲，我們同在小學堂念書。我的功課常得他指導。他似乎魯鈍，然而他的聰慧所在，爲人所不知。直爽的性格，則時常流露。他走路，從不好生走，總是連跑帶跳的。他的體格很健，腦殼很大，當時在小學裏，教師發給學生每人一頂操帽。獨沒有他合式的帽子，每頂總是小了。母親十分愛他。那年他生了病，累得母親日夜憂愁。他的死，大半也是死於庸醫之手。

他死後，祖母，父親，母親不知流了幾多眼淚。至今提及，猶有餘悲。我的大哥那時在北大念書。家中不讓他知道這悲痛的消息。假期中，大哥歸來，他問「二弟的病好了沒有？」母親答應一聲，「好了。」大哥總不相信。後來他知道真的消息，伏案痛哭起來。那時正是傍晚，在一間湫隘的房子裏，房屋在很深一條巷中，慈母失了愛子，長兄喪去幼弟，我失了天然的伴侶。這傷心的事，永遠不會忘記。

去年冬日，我渡河到他的墳上。真是「十年生死兩茫茫。」況且相隔已十六年，然而記憶在我心中，仍是新的。

二

現在剩了一位長我三歲的姊姊。伊是一個心腸慈悲的

人。家中的人常說，貓死了，伊也是要哭一場的。我九歲時從小學裏畢業出來。家裏以我年紀尚小，只要我進一私塾裏讀書。這時所讀的書，只是孟子，左傳和幾冊國文，自己又看了一部綱鑑易知錄。也值這時，大哥每年暑假由北大回家一次。我這時很喜歡的是三國演義。大哥教給姊姊和我念古文。第一次教姊姊念班昭的「爲兄上書」，教我念馬援「戒兄子嚴教書」。當時我們覺得津津有味。

接着又教我們念了好幾篇古文。我愛好讀書的性情，幼時即非常熱烈，書非讀熟不放手，現在反遠不如從前了。

第二年的夏天，大哥畢業回家。他買了一部「上下古今談」給我們看。窮三日之力，我們一口氣看完，高興得了不得。夏夜乘涼的時候，銀河耿耿，晚風習習，我們縱談天地。這時我立志學天文，姊姊說學化學。不過後來姊姊學音樂，並在幼稚園教課，而我反現在學化學了。

從那年夏天起，我不再往私塾讀書了。我在家跟大哥學英文。他的教法很好，我的進步也十分快。這時「新青年」已出來，許多文章我讀不懂，大哥教我看了一篇胡適的「歸國雜感」。不久，大哥又離開我們，往北大學習法文，後來他就到法國去了。次年我也考入省城中學校。正也是「別時花灼灼，別後葉蕭蕭」了。

本刊下期

劉既漂建築專號

目 要

- | | |
|--------------|-----|
| 劉既漂先生作建築圖及圖案 | 十幅 |
| 水面上的圓痕向著無窮擴大 | 孫福熙 |
| 所望於劉先生 | 林文錚 |
| 初識劉既漂先生 | 夏康農 |
| 美術建築 | 劉開渠 |
| 美化社會的重擔由你去擔負 | 李朴園 |
| 建築原理 | 劉既漂 |
| 色彩與情調 | 劉既漂 |
| 雷峯與閉沙 | 劉既漂 |
| 南京改造 | 劉既漂 |

當代 第三編 目錄

圖插

時事畫
易卜生像
易卜生手筆與居室

五幅
兩幅
兩幅

新黑暗時代
美國的長成
第三國際與蘇俄
從馬克思主義到斯塔林主義
英國的西藏政策
可注目的對華恐觀論的盛行
中國南方政府承認問題
蘇俄的農業勞動者
俄羅斯的婚姻觀
易卜生的故事
俄國現今文學研究的方法問題
最近的高爾基
化學與農業革命
將來的化學
神話中之別雷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Frank H. Simonds
Arthur Ransome
"The Road to Freedom"
米田實
布施勝治
西山榮久
報知新聞
N. K. Krupskaya
日內瓦國際勞工局報告
Bertrand Russell
L. Ans
Yozneonsky
井原愛
Oliver G. Pittman
Waldemar Kaempferer
Joshua Kunitz